

T 2511 / 121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通史上編卷之六十五

明肝郡鄧元錫纂



宋忠節傳

宋興承五季臣主末流忠節盡矣。藝祖首褒韓通表衛融。重臣下廉耻之節。鞭朴詈辱不施。諸殿廷於是搢紳介胄之士咸奮於名節。班班焉。在太宗時并州將楊崇太原人以右衛大將軍守代州。常以寡擊衆。斬契丹將逐北邊人尊憚之。號曰楊無敵。望其旗輒走。岐溝之敗。詔班師。遷寰應雲朔四州民于內地。勅大將潘美等護之。崇謂美曰。今中國氣初折不振。敵方銳。不可與爭鋒。獨

引兵出大石路入石碣谷避之。而密遣人約雲朔守以  
其民來會。遣強弩列谷口。而騎士往援。庶其全乎。護軍  
王侁素恃之。激之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不擊。何也。  
荼曰。荼非避敵。愛其死也。獨有利不利。時今必戰。徒多  
殺士卒而功不立。故計不爲耳。今君責荼以不死。請爲  
諸君先。將行。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軍強弩  
以待。我轉戰至。可夾擊。不然。無種矣。進與斜軫遇。麾騎  
前。斜軫佯敗。致之。伏起。軍敗。侁晨引兵陳谷口。日向  
中。使人登托溫臺望之。一以爲契丹敗走。欲進爭  
其功。卽引兵循交河西。敗卽麾兵却走。荼且戰

且行。暮果至谷口。望見乃無人。拊膺慟。率士卒力戰。子  
廷玉死焉。荼手刃數十百人。馬傷不能前。匿深林中。虜  
望見袍影射之。墮麾下。尚百人。荼太息曰。上遇我厚。期  
立尺寸功以報。而爲姦臣所陷。致於此。我必死此。汝輩  
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從死。無一人生還者。於是雲應  
寰朔皆復陷。爲契丹事聞。帝痛惜。贈太尉。侁不誅。除名。  
子廷卽延昭。皆智勇善戰。契丹入寇。攻遂城。城小無備。衆危懼。延昭集衆登陴守。會大寒。汲水灌城。水悉爲冰。堅滑不可上。契丹引去。延昭忠勇能得士。防邊二十年。契丹憚之。呼揚六郎。卒河朔人環樞而泣。天子嗟悼。錄其子文廣。真宗時有并代都部署康保裔善騎射。弋飛走命。中能以三十矢引蒲射筈。鏑相連墜。人服其妙。契丹入

寇邊高陽關。部署傅潛。擁大軍閉營。視詔督戰不前。別將范廷召請戰。遣之行。廷召求援於保裔。保裔以其師赴之。約詰旦戰。而廷召亦怯。顧潛遁。保裔莫覺也。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勸易甲潰圍出。可免也。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死焉。贈侍中。賞其子孫。趙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濟師。不至。城陷死。李順攻夔州。巡簡秦傳序出橐囊市酒肉犒士。慰勉之。城壞赴火死。子爽。遡峽求父。溺死。皆錄贈官。元昊反。驅慶州卒張吉使脅降。不可。反其言死。儂智高反。趙師旦知康州。覘者言他州守皆棄城走。賊至矣。師旦叱曰。汝欲吾

走乎。斬以徇。賊薄城。逆擊敗之。賊稍退。師旦遣其妻召其子以逃。取州印佩之。召監押馬貴。部士卒爲守。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食。夜貴卧不安席。師旦卧鼾睡。自若也。城破。不屈死。賊移軍封州。封士卒纔百人不任戰。又無城壁。或曰。盍避諸。守曹覲曰。吾守臣也。何可避。麾都監陳擘前逆擊敗。覲率鄉兵進。又敗。執不屈死。妻劉避賊林峒中。賊得之。亦不屈死。閤門祗候王從政。及智高戰太平場。被執。罵不屈。以沸湯沃之。終不屈死。先是智高未反時。邕有白氣出州庭中。參軍孔宗旦曰。兵象也。盍備諸。知州陳珙殊不省。尋智高破橫州。宗旦載

其親往桂州。曰：不可以我故累吾親。已州破，死。事平，贈師旦光祿少卿，覲太常少卿。妻劉彭城郡君宗旦太子中允而從政，贈信州刺史。錄孫交趾入寇，知邕州蘇緘。晉江人。度交人且大入，具書于桂帥沈起言之，不聽。起去。劉葵代將，言之又不聽。見讓而蠻果大入，陷欽廉州。緘召僚吏與郡人材武者，授方畧固守，民以勢不敵，驚出走。緘悉官帑及私藏示之曰：吾兵械具蓄積多，非乏。宜固守，何走也。斬大較潛出者以徇。子子元爲桂州司戶，攜妻子之官，而寇至。緘念人不可以戶曉，必且以郡將家出城爲惑，乃獨遣子元。旣圍急，晝夜悉力攻，援不至。

城陷，緘猶起傷卒血戰，已乃曰：吾義不死賊手。還州治，殺其家坎之。縱火自焚死。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吸漚麻水以濟渴，病下利，枕籍死。訖無叛者。事聞，贈奉國軍節度使，諡忠勇。進子元殿中丞，判邕州。方邕圍急時，緘憤沈起劉葵者，始玩忽致寇，又不救，欲疏列不得，榜其罪于市。事聞，起葵坐奪官。方滕之亂，知剡縣宋旅以忠義激士力戰死。縉雲尉詹良臣出禦盜，被執，不屈死。知休寧鞠嗣復拒守，賊劫之，降不屈。賊念其有善政也，委之去，以傷重竟死。宣和末，金渝盟南，朝廷未之知也。吏侍郎傅察以迂勞使至韓城，金游騎執以去。見

幹離不者。不拜曰。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

左右露刃。梓之地。不屈死。贈徽猷閣待制諡忠肅金犯都城南道。

都總管張叔夜。信州永豐人入勤王。金退。叔夜請勅諸將從。

邀擊。且令河北諸鎮出兵扼其歸。不報。比冬虜復南。叔

夜將所部三萬人千里轉戰。至都下。請詣襄陽。規幸雍。

帝不答。詔將兵入城力戰。斬將。都城陷。帝再加金師。叔

夜於大學前叩馬留。而吏侍李若水。力任其無咎。扈至

營。金逼帝易服。若水抱持哭。罵虜。虜提曳擊之。敗。面心

義之。令其下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其僕以

母春秋高。勸之。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然親老。汝

歸勿遽言。令兄弟徐言。可也。居旬日。金議立異姓。若

水爭且責數粘沒喝失。為負面唾之。虜搥之破唇。猶

噴血罵不絕。死。金酋太日恣國之亡。死義者以十數。

學士諡忠愍若叔夜請立太子。從民望。被執。從俱北。絕

不食。至白溝。從者曰。過河入。夔然起。仰天大呼。不復言。

扼吭死。先是方臘反。陷杭。婺。衢。越州。史民棄城遁。守劉

韜矢不去。吏民間稍還。撫與共守。葺壘練兵。民始奮賊

必城破之。民感戢。初生祠祀焉。童貫與金約夾攻燕。韜

守真定。治城守待變。虜至。發強弩射之。虜退。縱民樵牧

如平時。民大安之。韜去真定。真定陷。民號呼曰。使劉資

政在不至此。於是金聞韜名。欲得之。會以河東割地使使虜軍。粘罕使其僕射韓正節之。因爲言。國相聞公名久矣。今用公欲以公代正任。盍以家屬行。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書片紙曰。主辱臣死。付其僕歸報。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院西廊。遍題窓壁。以識凡八十日。乃斂。色如生。贈資政殿學士。謚忠顯。韜。建州崇安人。莊重勤學。寡言笑。不喜宴游。稍暇。輒感蹈不自安。爲政愛人。出於誠心。求民瘼如去己病。小民犯罪。或越去。縱捨至大。奴則立斷。不顧其難。長慮遠識。料事。前中遭時。齟齬。不得施。子子羽。事具帝紀。子鞏。具儒學傳。孫珙。具臣傳。方金圍京師時。召天下勤士。崇陽令李洵率募士赴之。或曰。他郡軍未集。盍徐諸。洵曰。急矣。他郡邑未集。吾

持一信報天子。爲勤王者。但不可乎。前至蔡。遇敵死。金圍急。詔割河北絳磁深三嶺地。以和廬陵歐陽珣者。以將作監率其僚九人上書。言祖宗土地尺寸不可妄與人。義獨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也不戰而割地。卽他日復取之。曲不聽。顧遣珣詣深州割地。珣至深。慟哭城下。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令割地。吾辦一死。朱矣。君等必忠義。徇國毋聽也。金人怒。執送燕。焚死。天子幸虜營不反。太學生徐揆者。衢人也。帥諸生扣南薰門。以書抵二酋。請還帝虜。以馬載揆至軍。詰之。抗論不屈。死。議立張邦昌。閣門官贊舍人吳革。謀先誅

范瓊已復正。不克死。河南府少尹阮駿率所隸兵護神  
 御。罵不絕口。死。二帝北。舊臣無敢候起居者。工侍郎臨  
 安滕茂實使在金間之。自為哀辭。篆墓碑投其友。而郊  
 迎拜伏地號泣。因感動慰諭。令易服。不可。請從舊主。俱  
 北。不許。憂憤死。方京師陷時。小較李震者。戰破執金問  
 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當問。虜怒。絀諸庭。杜  
 嚙割之。膚垂盡。罵不絕口。死。五臺山僧真實習武事。助  
 兵。欽宗召見。慰勞之。矢以死報。戰疾力。金酋下令生致  
 之。誘勸百方。終不顧。曰。吾法中有回口之罪。吾許皇帝  
 以死。豈可回也。戮之。怡然死。金圍中山。知府陳邁得命。

冒圍入城守。京師陷。詔割三鎮。遣邁弟光祿卿適前諭  
 旨。邁遙語之曰。吾受命守城守死耳。何降乎。圍久困。邁  
 呼總管使括城兵禦賊。總管辭。斬以徇。命步將沙振。振  
 亦辭。固遣之。振衷刃入賊。邁及其家。振出帳下卒謀而  
 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碎裂之。身首無餘。  
 金入見邁屍。曰。忠臣也。瘞之。建炎初。贈持進弟適亦北  
 走雲中。金攻真定。知真定李邈。都鈐轄劉翊力戰守。久  
 之。陷。邈見執。幹離不脅之拜。不拜。火燎其鬚眉。及兩髀  
 不顧。命知滄州。命被髮左衽。憤詆之。金擿其口。噴血。詈  
 之。死。贈招化軍節度使。翊集左右巷戰。已衆稍亡去。顧其弟曰。



我大將。可受賊戮乎。之孫氏山亭。自縊死。金圍太原朔寧守孫益。被

命救太原。赴敵死。攝守欲開關迎敵。益所察舉。孫谷

力爭死。太原陷。副都總管王稟。負原廟太宗御容。沉汾

虎。通判劉士英。持短兵接戰死。太原距汾二百里。知汾

州張克戩。令軍民曰。太原陷。吾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

家。願與此城俱破。明吾節。諸君自為謀。皆泣。同對曰。願

盡死。乃益厲兵守。屢却敵。而援師不至。募死士。間道言

之。朝不報。金益兵來攻。城西北隅陷。猶帥衆巷戰。金募

生致之。克戩索朝服焚香南向自裁死。家從死者八人。

金葬之後。園羅拜設祭。贈延康殿學士。謚忠確。

人。上書言。河東天下根本。無河東。豈直秦不可保。將汴

不可都。今急矣。潞城不修者百年。而兵將俱戍邊。危甚。

臣生長西州。諳武事。願得秦兵十萬人將之。得為國捍

邊不報。而金陷隆德。血戰死。金圍懷州。知州霍安國扞

禦無遺力。陷。被執。粘罕問不降者誰。安國曰。我守臣也。

義不降。判林淵。防禦使張彭年。都監胡士諤。張謀。于潛

鼎。禮將沈淳。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曰。淵等與知州

一體皆不降。皆見殺。

安國一門無時。夏人以其間取河

外諸城。薄震武。權城事。監押朱昭。以其家死。金圍代州。

安撫副。濟源史抗。率二子稽哲。力戰死。代州陷。巡簡使

李翼。罵不屈。與縣令李聳。丞王唐。臣尉劉子英。監酒閤

城將官折可與。皆同死。金犯涇原。渭帥以下皆叛降。獨

副將郭濟。義不辱。惡之。傳以罪。下獄。脅俱降。濟奮呼曰。

得死所矣。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不

得死所矣。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不

得死所矣。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不

得死所矣。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不

得死所矣。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不

得死所矣。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不

得死所矣。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不

得死所矣。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不

屈死。贈武翼大夫。忠州刺史。同濟死者。副將朱友恭。河東防秋將

王士言。時有知隴州劉化源者。城陷被執。不得死。驅入

河北鬻蔬果。隱民間十年乃死。其他州郡死封疆者。若

宗室死義者。列帝紀宗室傳中。建炎初。金婁室犯同州。

判而下皆遁。守鄭驥曰。所謂守臣守死也。赴井死。贈樞

密直學士。謚威愍。驥。廣信玉山人。知深陽。歲饑。民流。漕

讓之。驥曰。著令約二稅為定數。今不除。則逋愈多。民愈

貧。將賦愈不辦。使者不能屈。時議自建康鑿漕渠道。太

湖通江。將破數州田。調江浙二十五州夫費。以百萬驥

條折其利。病事得寢。判慶陽。秦隴六城壞。驥力為帥。言

六城。熙河重地。西夏所繇控也。宜急繕。自請

董營築。成為童貫所侵。詆逮。史會貫誅而解。金復渡河。

安撫使知鄧州劉汲。集將吏謂之曰。吾受國恩。恨未有

死所。金來。吾必死之。若曹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

曰。惟命。乃下令城中有武材願從軍者。聽留。餘自便。得

敢死士四百人。又令曰。凡官於此。欲送家出城者。聽。寅

出午。反。眾感激如期。反。寇至。將兵逆擊之。不敵。或曰。盍

去諸。汲曰。使敵知安撫使於此。為國家致死。亦可矣。疾

戰死。贈大中大夫。謚忠介。汲眉州丹稜人。判隆德府。方

下之獄。靈素薦自有道。欲覆獄。汲恃不奪。乃止。靖康末。

金攻圍京師。詔下言和議已定。罷諸道勤王兵。汲時以

京西轉運副督軍。謂副總管高公純曰。詔以去年十二

月。下鄧。去都。厓七百里。今始至。何也。此直金人劫朝廷

為之。款王師。毋動耳。安有和議已三月。而敵猶未退者

乎。必致師。公純至南陽。首鼠不前。汲獨馳數千騎。赴都

而。二帝北矣。素服哭。屢陷韓城。制置使知京兆唐重以

日。加直龍圖閣。知鄧州。

卷之六十五

書別其父曰。義不苟生。以辱吾父。父報書。徒其決。及金師迫。提舉程迪與种氏諸豪謀欲保險。俟虜衰。微擊之。重令施行營南山諸谷中。召土豪與守。而經制使傅亮言。當城守。不當奔山。若自竄。金師急。迪度勢不敵。又請擇選鋒前逆戰。而令老稚得趨險。尚可活十萬人。亮又不聽。已城破。亮叛降金。重與迪與副總管楊宗閔。提刑郭忠孝。轉運副桑景詢。判官曾渭。幕官王向咸死。重眉州彭山人。宣和中。以諫大夫言開邊之禍。本童貫敗亂天下。本蔡京父子。乞斬以謝天下。金犯京師。朝議括金帛為賂。中書侍郎王孝迪請下令。匿金銀者死。且告緝。重曰。此大亂之道也。與御史抗論落職。知同州。金再入陝。安撫使范致虛帥五路兵勤王。重遺之書。言京師倚秦兵為爪牙。諸夏恃京師為根本。爪牙一失。根本危矣。今莫

若移檄蜀帥及川陝四路與合力入衛。致虛銳致師而敗。建炎初。又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六疏請蚤臨關中。固根本。且言往致虛勤王之師。非不力。以將帥無節制而敗。乞選親王賢者充京牧。或置府秦蜀督師。不惟可以禦敵。又可救郡縣瓦解之失。俱不報。忠孝字立之。河南人。受學於伊川。登進士。年三十餘矣。終不忍遠親。仕於河南。筦庫間。靖康排和議。請追擊金師。金陷淮寧。知府向子韶。開封人。欽聖皇后再從姪。戰力被執。不屈死。祭酒楊時聞淮寧陷。太息曰。和卿死矣。已而果然。蓋信其守也。金至江上。建康畱守杜充督師。尚書李梈守陳邦光皆迎降。通判楊邦乂以血大書衣襟曰。寧為趙氏鬼。不為他邦臣。金師遣人說之降。以首觸柱礎。血被面。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誘者乎。金酋欲降之。與梈邦光宴堂上。

立邦又庭中。邦又前叱梳邦光。噉責曰：天子以若扞虜。敵至不能抗。忍與共宴樂乎？何面目視息人間也？虜以

幅紙示邦又曰：欲死趣書死字。不書活字。邦又奮筆書

死字。金人相顧色動。趣引去。猶未忍害也。已復引入。邦

又不勝憤。詈金酋語激。遂遇害。贈直秘閣諡忠襄邦又字希稷吉水人少處郡

學目不視非禮同舍生託言故舊家召拉與俱實娼館也酒數行娼出疾趨還舍解衣冠焚之流涕自責蓋其

守如此。金圍太原。自隰石以北。聲息不通者累月。虜矯制。

割河西三州界西夏。嵐石道安撫統制知晉寧徐徽言。

笑曰：三郡在河西。即有詔當執奏。况偽詔耶？率兵復三

州。又并取嵐石等州。教戈船卒乘羊皮渾脫。亂流以掩

金師。敗之。時河東郡縣淪沒。遺民思宋。僖王師。徽言陰

結汾晉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奏為守長。聽世襲。會詔聽

王庶節制而格。婁宿自蒲津涉河。圍晉寧。挾降者折可

求。狗城下招降。可求於徽言。媼家也。徽言登陴。噉讓之

可求曰：胡大無情。徽言攝弓矢。厲聲曰：爾於君國無情。

我於爾何情。寧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

因縱兵出擊。大敗之。婁宿子殲焉。當是時。環河東皆為

金。獨晉寧以孤墉當強敵。撫摩瘡傷。遣沒人。汭河。招亡

散將之。與鏖戰河上。大小數千合。所俘殺過當。晉寧故

號天險。徽言又廣外城。東壓河。下墜不測。譙堞雄固。命

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身帥勁兵往來為游援。金數攻不得志。築長圍守之。糧絕援不至。又水乏絕。度不支。間道馳書別其兄。置妻子室中。積薪燔之。與都監孫昂戰之門。所格殺甚衆。拔佩刀自刺不殊。婁宿使所親說。令具冠韞見。徽言叱曰。朝章所以覲君父者也。忍以禮犬戎乎。汝汗偽官。不愧死。且為敵人搖吻作說客。不急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之。與語曰。今二帝北為誰守。徽言曰。為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南。建炎天子不自保。君何自苦為。徽言怒曰。吾恨不尸汝鼠輩見天子。報祖宗地下。他何知。婁宿出金制曰。能小屈。當使汝世

帥延安。舉陝地有之。徽言益怒罵。婁宿舉戟向之。披社

迎刃。飲以酒。持盃擲之。遂遇害。

贈晉州觀察使諡忠壯。徽言。衢州西安人。父翊。

死朔寧。晉寧之戰。子剛死焉。而從孫適亦守死。安豐。世著忠節云。

先是東京留守澤以

大名當虜衝。檄太谷令郭永與帥杜充。潛使張益謙相

掎角為守。永朝夕謀戰守法甚具。聲振河朔。居亡何澤

卒。充代。永手畫數策白充。他日問之。充曰。未讀也。永面

媢之曰。人有志無才。好名無實。驕蹇自用。而得名。敗之

招也。充慙怒。以張益謙代守。會劉豫舉濟南人寇。大名

孤無援。復趣永同守。益謙欲委城遁。永曰。大名所以蔽

梁宋也。大名失。賊席卷而南。當死守待援。奈何棄之。豫

以東平濟南俘徇城下脅降。求激撫將士不為動。城陷。坐城樓不去。諸子環泣請去。求曰。吾受國恩。當死報。然巢傾卵破。汝曹亦何之乎。茲命也。毋懼。益謙及轉運裴億降。黏罕責之曰。城破始降。何也。衆以求為解騎。召求。求正衣冠南向拜。拜訖。幅巾入。罵黏罕求死。與其家死。馬。手聞贈大中大夫資政殿學士永大名元城人長身秀髯為丹州司法參軍。求力爭不得。則袖牒還之。拂衣去。知大谷。大谷人以先為自有。今無其比也。去久復過。老穉遮留。如始至。先。是石壕尉李彥仙。字少嚴寧州彭原人。守三觜。民來依。彥仙曰。尉異縣人。非如汝室家墳墓具在也。今尉為若守。盍悉力。不者。廬墓殘矣。衆競奮以全。金下陝。用降者招流散為

守。彥仙遣壯士往聽招。虜莫測也。已而引兵攻其南。夜潛師薄東北。壯士從中起為應。遂復陝。旁郡絳解諸邑。皆響附。命卽以安撫使知陝州。彥仙蒐軍實。增濬隍。益為備。已盡取其家屬。以來曰。吾以家殉國。爾矣。吏民感服。復號州。授右武大夫。同號觀察制置使。是時關以東皆下。陝獨以孤城扼其衝。婁宿必欲得陝。然後西。以其衆十萬。分十軍。日一軍以攻。已合十軍併攻。期必拔。彥仙意氣如平時。登城門作樂。潛使人縋而出。焚其攻具。戰且守者踰年。大小二百戰。金竟不得西。而食盡。煮豆啖士卒。而取汁自飲。久亦盡。告急于督府。督府浚。檄都

統制曲端以涇原兵赴之。端疾彥仙名出已上。兵不出。浚乃自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婁宿奇彥仙才。遣使者卽授河南兵馬元帥。勸之降。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無以前殺使者爲負。卽降者昇前秩如勅。彥仙曰。吾寧爲忠義鬼。無用汝富貴爲也。命彊弩射之。守陴者日傷夷盡。而所殺傷金士卒亦相當。城陷。猶率衆巷戰。矢集身如蝟。臂中刃不殊。戰愈力。已而曰。吾不耳以身受敵刃。赴河死。浚承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號忠烈已遂誅殺端彥仙頎而長。以信義治。犯令者雖貴不貸。與士同其苦。故士樂爲用。至城陷。民終無貳志。雖女婦亦升屋擲屋瓦擊虜。哭。

李觀察不絕。金屠陝。裨將邵雲。呂圓登。宋炎。賈何。閻平。趙成。皆從死。雲扶眼。擗釘五日。罵不絕。而圓登將守孟城。垂破。入援。被重創。僅乃至。持彥仙泣曰。圍久。不知公安否。今見死。不恨矣。彥仙擁之卧。忽城陷。遽起力戰死。金圍徐州。知徐州王復拒守。力城陷。謂粘罕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下無預。願殺我。舍僚吏百姓。粘罕欲降之。嫚罵。闔門死。教授鄭褒。廵簡楊彭年。從俱死。先是都虞候趙立。督戰中。六矢益厲。復壯之。親酌卮酒。揮涕勞苦之。城陷。立巷戰。奪門出。中創死。夜半蘇。乃殺守者。潛入城。求復屍。瘞之。出山砦。結鄉民爲收復計。金北歸。邀擊。

大破之。奪舟船金帛以千計。遂復徐州。詔授翊忠郎權  
徐州。立奏爲復立廟。加贈諡。遇歲時及出師。必率衆泣  
禱。齊人歸心焉。會金圍楚州。急宣撫使命立將所部赴  
之。且戰且行。七勝而後達。兩頰中流矢不能言。手麾軍  
入城。旣休士。乃拔鏃。卽詔守楚州。金來攻。命撤廢屋於  
城下。然火池。而遣壯士持長矛鉤先登者。投火中。虜選  
士突入。搏殺之。不能難而去。兀木入江。將北歸。以輜重  
假道。立斬使。引兵出擊。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立爲徐  
泗州漣水軍鎮。撫仍守楚。兀木設南北兩屯。絕楚餉。攻  
圍之。始受圍。菽麥野生。澤產鳧茨。採食之久。亦盡。屑榆

皮而食。承州陷。楚益急。手詔促張俊劉光世赴援。終不  
至。獨高郵薛慶至。楊州轉戰死。金知援絕。兵益集。立中  
飛砲死。金疑立詐死。不敢入。而士民固守者旬餘。城始  
陷。立爲人木彊。不知書。忠義出天性。善騎射。不御聲色。  
與士卒均稍給。戰輒先登。冢殘于金。以單騎入楚。言及  
金。必嚼齒怒罵。俘金人立磔。未嘗獻俘馘也。劉豫遣立  
故人齎書約降。立不發書。束以油布焚市中。戒士卒。卽  
城陷。必巷戰。及陷。衆果如其言。自金犯中國。所過城輒  
下。惟太原堅守。知濮州楊粹中。及守將杜績力戰守。而  
楚稱最烈矣。事聞贈立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孫十人諡忠烈金陷永豐。尉陳自



仁力戰死。圍潭州。帥臣向子諲遁。經武郎劉玠戰疾力  
死。金禁民漢服。故真定帥李邈。憤詆虜不屈死。金陷越  
州。中書舍人曾鞏孫恣。與家屬四十口不屈死。金破亳  
州。學士肇孫悟。爲亳士曹。亦不屈。與妻孥俱死。金陷襲  
慶。中丞呂誨孫繇誠。守襲慶。以其家與判官趙令佳俱  
死。金陷濰州。韓魏公琦孫皓守濰州。力拒敵死。通判朱  
庭傑。北海丞王允功。司理叅軍王薦。皆從死。金襲恩州。  
知州陳淬。蒲田人。力拒戰。刃及體。長子仲剛以身蔽死馬。  
金犯采石。淬以安撫奉詔援建康。謂杜克曰。敵雖衆。然  
渡江者。舟不過二十艘。艘不過五十人。吾伏兵葭蘆間。

俟其濟。擊之。彼前後不相知。比汜濟。盡矣。充不從。迎降。

師遂潰。與從子仲敏死焉。金犯杭州。知錢塘朱蹕曰。郡

民十萬人出東門。我不綴其勢。使得脫。無噍類矣。巷戰。

兵盡矢竭死。邵武陷于盜。統制胡斌事同此。淮寧豪陳亨祖。以民兵據

淮寧。自歸。命知淮寧。拒金力戰死。都鈐轄翟進與兄興。

討盜揚進。大破之。追奔馬蹶死。興擊誅進。累武功大夫。

屯伊陽。劉豫以王爵啗之。興斬使焚書。亦竟死。而是時

耻劉豫之逆。不仕。及密疏豫虛實聞。得禍者。有尚書郎

李亘。提刑凌唐之倫。其起士伍。虎義者。太原忠義王忠

植。以宣撫司檄救慶陽陷賊。不屈死。海盜作摧鋒士。易青順昌卒。范旺與子佛勝。妻馬氏  
皆死。慈湖砦卒馬俊。刺盜酋不殊死。帝航海。越州守李

鄴以城降衛士唐琦嘗之曰我月給五斗猶不肯背其  
主汝享國恩厚顧以城降虜求活耶罵賊死隸闔進從  
通問使至雲中亡歸虜獲之問何故亡曰思本朝爾問  
郎主待汝有恩何故亡曰獨恩本朝釋之又亡臨刑南  
面死建武較朱劬亦亡且死曰吾南向受刃行  
刑者曳令北踊身起盤旋者數四竟南面死乃其奉  
使不辱命間關百死不隕其志義有洪皓司馬朴朱弁  
張邵之倫雖漢蘇武唐夏侯端何加焉

洪皓字光弼饒州番陽人登進士第王黼朱劬皆以其少

俊欲妻之辭為秀州司錄以歲荒悉心力賑以活人  
人號洪佛子後秀軍縱掠戒毋犯洪佛子家建炎初權徽  
猷閣待制假禮尚書使金與執政議國書皓欲有所易  
忤呂頤浩抑遷官之命時盜李成甫就招知泗州命皓

撫諭之成以餉餽不繼願就糧健康皓以聞且言此舍  
垢之時宜給以京口綱運如晉待王敦可也詔給米五  
萬石顧浩惡其直達復貶秩至太原留一年不遣至雲  
中粘罕迫使事劉豫皓曰萬里嚙命不得奉兩宮南歸  
恨力不能磔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豫亦死願死於  
此粘罕欲殺之旁一酋喑喑歎其忠為力請得流遞冷  
山流遞者華言編竄也冷山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  
雪獨穴居百家虜所名陳王悟室廬帳落也以自雲中  
往六十日乃達皓留二年廩不給盛夏衣粗布大雪以  
馬屎燃火煨麵食又并日食也悟室感其義禮之令授

其子書。居久之。悟室將南侵。爲大言自詡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使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微哂曰。兵猶火也。自古未聞有四十年用兵不戢者。是將自焚。何海得乾也。悟室怒。目劔欲殺之。皓曰。久分當死。但不可使大國有殺行人之名。卽殺之。可投之水。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慙而止。已。悟室爲兀木所殺。黨類株連千人。獨皓以與異論故免。方二帝遷五國城。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通聞問。以桃梨栗麵爲獻。二帝始知帝卽位。喜極泣。及祐陵計至。皓朝夕北嚮臨諱。日操文以祭。舊臣讀之者皆流涕。紹興十年。因諜者致北中機事。藏敝絮中以聞。十一年。又得韋太后書。因諜獻。帝喜極泣曰。朕不知太后安否。二十年。賴乃得此書。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紙也。是時中國諸帥競奮。士健鬪習兵。虜數衄。益憚中國欲爲和。於是皓復密奏書言。劉錡順昌。岳飛朱仙鎮之捷。金震恐畏。燕重寶珍噐。悉徙而北。欲捐燕以南棄之。其時諸將協心。分路進討。則兀木可禽。汴京可復。乃亟還師。失機會。惜也。又言李綱趙鼎張浚。名動異域。惜置之散地。而胡銓封事。此中時有之。金人知中國有人。益懼思和矣。得六朝御容。徽宗御書附以獻。皓在金十五年。金命爲翰林學士。爲中京副留守。又責授留司。

判官。令較進士雲中。皆不屈。會金主以生子大赦。使人  
久留者得聽還。皓及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已而悔。追  
之。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南矣。歸入見。帝問勞備至。力求  
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困讐敵。志不忘君。豈可復  
捨朕去耶。請見慈寧宮。召見。中人前設簾。太后曰。吾故  
識洪尚書。命撤簾。退詣政府。相檜留金時。故識之。語連  
日夜。而皓性侃直。噍之曰。張魏公。金人所憚。乃不得錢  
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示人以無意  
中原耶。檜大慙恨。謂其子适曰。尊公信忠節。得上眷。然  
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太呂。乃可耳。

乃除徽猷閣直學士。權直學士院。會金人來取趙彬等  
家屬。詔遣之。皓曰。昔韓起謂環于鄭。鄭小國。猶能引義  
不與。彼示強以嘗試中國。從之。彼且謂秦無人。檜色變。  
許語曰。公無謂秦無人。甚憾之也。已又言王倫郭元邁  
以身殉國。棄不錄。後何以使人。因言室撚寄聲。侵之。蓋  
檜在金甯。爲粘罕使。嘗草檄檄中國。無知者。獨爲室撚  
所見。故也。檜以爲發其隱。銜之刺骨。於是喉侍御史李  
文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齔。宣言燮  
理乖謫。洪尚書名聞天下。乃不用。此災所從致。諫官詹  
大方。遂論皓與齔爲刎頸交。更相推譽。罷提舉江州太

平觀流鏑嶺表。然鏑特從太后在金。知皓名云然。初未識皓也。已饒州判李勤附檜。詆皓作欺。世語自譽。責濠州團練使。安置英州。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痛者久之。復徵猷閣學士。謚忠宣。皓久在北。困人不堪其苦。然為金人所敬。為詩文。爭傳誦梓行。比歸。乃為檜所嫉。不死於敵國。乃困死於讒。天下惜之。以為讒人之為忤。恐慘於戎禍也。靖康中。主閣郎中林冲之。莆田人。副陳過庭使金。不屈。過庭卒。逼之仕劉豫。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極北。沍寒地。幽僧寺十餘年。益怙之。髭髮反黑。病亟。語同難者曰。

吾老矣。持忠入地。無所限恨。國讐未復耳。一慟而絕。工

部尚書崔縱。假禮侍郎魏行可。右武大夫郭元邁。皆不

屈死。而皓為烈矣。皓三子。迺遵邁並進士。並登博學宏

權直學士院。父終召對。自陳言先臣與龔璣同出疆。璣

仕劉豫。以妄殺兵官被誅。秦檜贈以節旄。擢用其子先

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顧南竄。檜不分忠逆

如此。高宗閱然。以起居舍人累同知密院事。使金時。金

主雍新立。來議和。竟以隣敵禮止。書儀而還。迺以文學

聞望。至右相。遵以詞料入史館。檜子燔掌館事。恬不附

麗之也。兄弟鼎立。子孫森然。論者謂皓忠節之報云。

朱弁。字少章。徽州婺源人。既冠入大學。晁說之見其說詩。悅之。與歸新鄭。新鄭介河洛間。多故家遺俗。弁聞見日廣。靖康初。家碎于賊。乃南歸。建炎初。議遣使通問兩宮。

而見大夫無敢使者。弁慨然請以右武大夫副王倫行。見止者久之。及議和。當遣人受報書。先還。虜令弁與倫探籌決去。留弁慨然曰。探籌市道所爲耳。正使先受書。還報固當。弁請留倫且行。弁請曰。古使有節以爲信。今無節印亦節也。公還無所事印。願見授。不幸有意外之辱。得抱以俱死。倫揮涕解授之。弁卧起與俱。已金迫使事豫。曰。此南歸漸也。弁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豫國賊。胡忍事之。虜怒。絕餼遺困之。弁從中反拒驛門。以待盡虜感動。致禮如初。久之。迫換銜。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中。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囚之殺之。吾官本朝所命。

不可換也。於是遺洪皓書與爲訣。明日具酒食。召中國被虜在雲中。素與往來者。飲酒半。語之曰。吾得近郊外某寺。儻卒然。幸瘞我其間。識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足矣。虜知弁不可屈。不復強。始倫還自金。帝得弁所爲。徽宗哀辭讀之。爲灑涕。官其家三人。顧宰執曰。弁還。當以禁林處之。其序曰。臣等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異域殊鄉。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倫再使。命賚金銀綾絹賜焉。虜諸酋粘沒喝等相繼死。弁密疏虛實。附使報曰。時不可失也。和議成。還召見。勞苦者再三。弁頓首謝。且曰。陛下與金人講和。上反梓宮。次迎太母。甚

善。然時運而往。幾動則變。願亟思所以應之者。帝曰善。又以前虜中所得宣和御集書畫爲獻。且具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公輔。高景平。孫益。孫谷。五臺僧。真寶。及丁氏。五氏女。死節狀以聞。帝甚褒寵。而秦檜惡其以虜情達上。位轉奉議郎。直秘閣。卒。

司馬朴。

字文季。

文正公從孫。范忠宣外孫也。以兵侍郎請

存趙氏後。爲虜所挾北去。徽宗崩。與朱弁在燕哭制服。或曰。盍請諸。朴曰。臣子聞君父。當致哀。何請。請而不許。庸得已乎。服斬衰。朝夕哭。虜亦不問。竟不汗虜官。卒。先是王倫。旣得歸。無何復使。旣定和。而兀朮殺撻懶。皆

前盟。執倫拘河間。已迫爲平。灤都轉運。劫之不從。又劫之。倫冠帶南嚮。拜哭曰。昔先臣文正公。以直道相兩朝。天下所知。臣將命被留。欲汗以僞職。臣敢愛一死。辱朝命。遂就縊。河間爲地震。雨雪者三日。張邵。烏江人。充通問使。見撻懶不拜。囚祚山砦。明年送劉豫。不屈。復其徒。會寧和議成。得還。升秘閣脩撰。左司諫。詹大方。迎檜意。論罷奉祠。子孝曾亦出使。歿于金。而太常少卿吳安國使不辱。徙遠。知袁州。卒。

楊震仲。

字

成都人。權大安軍。吳曦叛。納四州于金。四州

民不願臣金者。棄里宅。攜老稚。順嘉陵江而南。過大安。

震仲計口給粟振焉。曦聞震仲及教授史次秦名，召之。辰仲謂次秦曰：「大安，蜀西首州也。從其招，即諸郡風靡。吾必死之。教授非封疆臣，且有母，行可也。」因屬次秦曰：「吾即死，獨以絹匹纏吾骸，斂以小棺。曦遣都統郭鵬飛代震仲任，趣之行。」鵬飛宴餞震仲往，終飲如常。暮歸舍，然燭獨坐，漏三鼓，呼左右具湯。比至，仰藥死矣。闔郡爲流涕。次秦如其言，斂寘蕭寺中。獨赴召，以石灰桐油塗兩目，生附子傅之。比至，目盡腫，因卧疾。次秦母聞次秦召立命，家人以訃告而免。事聞贈震仲朝奉大夫直寶謨閣官二子而次秦改秩仕

至合州守

金偁於元而南也。東陽李誠之守蘄州，太憂之曰：

蘄自南渡來，未被兵，人不知兵。敵長驅若何，行視城壁，增營之，教閱廂禁兵，激賞之，積錢粟佐軍。既滿，任將遣其孥行，而金師暴至，謂其僚曰：「吾以書生任邊，年七十，何求當相與戮力，即不濟，死之。」乃選丁壯分城守，募死士迎擊，數敗之。金益進，誠之隨方拒禦，若熟於兵者。已黃州陷，金師大集于士元，戰死。誠之呼其妻曰：「必俱死，無辱。」遂自經。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通判秦鉅及子浚亦死之。事聞贈秘閣修撰義烈侯其同死難者：教授阮希甫、判官趙汝標、蘄春主簿甯時鳳、叅軍杜諤、監轄嚴剛中各贈恤。有差黃州陷，守臣何大節赴江死，入雒師潰，蒙古寇



邛蒲江判沔州。高稼爲鎮使。桂如淵言蜀以三關爲門。戶五州爲藩籬。自前帥棄五州。坐令敵得。因糧之利。儻遂之。則爲患益深。今當亟思爲緩急備者。乃劾山砦八十有四。募義兵四千人。約寇至。戍軍守原堡。民丁保山砦。而義兵爲遊擊。徼之。庶敵前無所掠。中有所畏。弗留也。已。北兵繇東道入。鎮使表稼知洋州。稼以洋地平無險。又無兵。請移金州。帥司軍千人駐洋州。而任其餉。給不報。已。沔州破。元迫大安。而軍益昌大震。如淵復表稼。權興元制置使。檄稼守米砦。稼曰。今日之事。如奕棋。其成敗所較。獨先後着間耳。苟以分水三泉米倉爲當守。

敵若自宕昌清川以入。將孰禦之。請以興沔利三戎。何分駐鳳州。招關表豪傑。相羅絡以守。庶敵有懾也。如淵不能堅決。而益昌復陷。稼召遺民保巴山。侍御史汪剛中護如淵。顧劾稼欲使分其罪。削二官。宣撫使趙彥呐經理漢中。辟稼以直秘閣知沔州。時沔既被兵。稼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後。生聚撫摩。矢盡力去之日。必乖橐入劔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襁負來歸者踵至。北兵入西和。薄階州。稼督彥呐登仙人原。督戰捷。進三官。已。元自鳳州入。擣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十里。衆議退保大安。稼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獨疾走險。據之以

捍蜀。即敵有後顧憂入不深。若退守內地。敵長驅無後矣。彥呐陽諾之。竟退休。而稼獨留。死沔州。詔進士官贈龍圖閣學士

諡曰忠稼慷慨有大志。好推轂。人士視財如糞土。先死二

日子斯復侍。以時危任重為憂。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汗

語語之。且曰。得死所何憾。已竟成其志。子斯得奉遺骸葬段甚見稱度

宗時參大政。以忠激為留夢炎所抑而罷。稼既死。武惠王彬裔孫曹友聞。以

左驍衛知沔州。弟萬知重慶。蒙古薄青野原。友聞曰。青

野蜀咽喉。往救敗之。解其圍。已虜擣大安。又敗之。明年

元太子闊端合蕃漢軍五十萬入興元。彥呐檄友聞控

大安。友聞爭之曰。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憂。必不能越

河而入蜀。又弟萬及王宣曾尾應援。必受其無咎。大安

曠無險。正敵騎所長。况衆寡不敵。奈何棄險守平地乎。

彥呐不謂然。趣召之。友聞不得已行。以為寡擊衆。非乘

夜出奇不可。遣萬及弟友諒引軍上雞冠隘。多張旗示

堅守。而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往流溪設伏。分擊之。夜大

風雨。兩軍殊死。戰多殺傷。元鐵騎四面圍之。友聞萬俱

死。軍盡沒。事聞贈龍圖閣學士萬贈武翼大夫。金錄子。元兵長驅入蜀。陷和

文。知西和州陳寅。知文州劉銳。判官賈坤。皆以其家死。

判趙汝彞力戰死。銳教家有法。事急時。飲家人藥。幼子

纔六歲。亦拜受。乃卒。飲而死。寅命妻杜氏自為計。杜曰。

安有生同享君祿。死不死王事者。登高堡仰藥。二子若婦俱從死。一子後至。欲自裁。爲軍士所抱持。曰不可使忠臣無後。縋下城。足折死。入成都。成都將田世顯執制置陳隆之。令脅漢州降。呼固守。死。參謀王翊以朝服赴井死。權漢州劉當可判官邵復。參軍羅田。趙崇啓不屈死。知興元胡拱辰。知雒縣羅君文。知丹稜馮仲燁。知簡州李大全。知邛州趙晨。閬州推官趙廣。皆城守。力戰死。陷重慶。進士胡天啓負母逃。虜殺其母。天啓妻張氏求身代不得。於是夫婦罵賊死。判州統制呂達力戰死。隆慶教授鄭炳孫。縊妻女。朝服自縊死。寶祐六年。拔吉平隘。

守將楊禮周德榮死。拔長寧守將王佐父子死。蓬州轉

運使施擇善。順慶守段元鑑死。而成都利州潼川三路

所屬府州縣關砦無慮皆陷。屠滅矣。李芾。字叔章。衡州人。歷州

郡。以忤賈似道奪官。元圍鄂。起提湖南荆蕪湖兵。潰安

撫湖南。知潭州。以家從。芾至潭。元游騎於益陽湘陰諸

縣已滿。而城中卒不滿三千人。乃結峒蠻爲聲援。繕器

械。峙芻糧。柵江脩壁。元兵至。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

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以忠義日勉。

將士死傷相籍。人飲血乘城。殊死戰。來招降者。斬以徇。

以長沙尹穀爲參謀。穀知城危。命妻子從死。命弟岳秀

出存尹氏祀。除夕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爲耶？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地下爾。已積薪扃戶。朝服望闕拜。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帝走視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如平時。命酒酌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是夕帝留賓佐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元旦城陷。參議楊震赴園池死。帝坐憑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手刃之。後及我。忠伏地叩頭辭不能固。命許之。既成命。縱火焚其居。還裁其家人。赴火慟哭自刎死。幕僚楊震、陳億、孫類應皆死。潭民

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帝贈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 泰州降。諮議

宋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褚一正制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死。元渡江。判池州趙昂發。漢卿昌化人。 繕壁聚糧

爲城守。已知不可守。召僚友與訣。命妻雍出。曰：君

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請

爲君先。昂發笑止之。明日散家貲與弟姪婢僕。遣之去。

元簿城晨起書杙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

節義成雙。遂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而死。昂發始名堂

曰從容。客問之。不答。及死始知其取古人從容就義以

志也。伯顏入城。問太守安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惜之。命

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

李庭芝。汴人也。其家先十二世同居。號李義門。汴人徙應山。制使孟珙察其行。署知建始縣。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方無事。植戈耕。敵至戰。珙下其法於諸路行之。已去。舉進士中第。珙復辟。主幕中機宜文字。珙卒。棄官。扶其柩歸葬。咸淳中。制置兩淮。知揚州。州新遭兵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逋鹽二百萬。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省車運。始平山堂。下瞰揚城。敵至。構堊樓其上。張弓弩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號武銳軍。修學賑饑。民德之如父母。辟名士。列置幕下。丞相陸秀夫與焉。元圍襄陽急。以京湖制置使督師。范文虎請似道。得無聽節制。而失師。襄陽陷。似道庇文虎。奪一官。而庭芝顧得罷。元圍揚州。起制置淮東。元入寇。所過降附。庭芝入揚。與指揮使姜才帥所部固守。阿朮遣使持榜招之。降。庭芝斬使焚榜。元師入臨安。阿朮築長圍困之。命謝太后爲詔諭之。降。不聽。太后復詔之曰。比詔卿納款。久未報。豈未悉吾意。欲固圍耶。今吾與嗣君既降。卿尚爲誰守者。庭芝不答。射使者斃一人。乃去。帝次瓜州。命才夜出兵。搗瓜州。以迎駕。不克。及夏。貴以淮西降。阿朮謂諸將曰。宋亡而庭芝未

下。則外助猶多也。乃柵揚之東北丁村。拒高郵寶應。而  
運粟屬長圍困之。驅淮西降兵示城下。遣使者持元主  
詔入諭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俾上。已淮泗盱  
眙諸郡將皆下。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將較  
出粟。又盡。令將較出粟。雜牛皮麩藥而食。兵有食子而  
戰者。阿木請赦庭芝。焚詔罪。許之。終不下。會益王即位  
福州。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行而郡將朱煥以城  
降。阿木追圍之。泰州城陷。庭芝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與  
姜才俱執。俱憤罵不屈。阿木猶未忍殺之也。朱煥曰。楊  
自用兵來。積骸滿野。皆庭芝才所爲。不殺何俟。遂遇害。

元陷襄樊時。參知江萬里去位。歸饒州鑿芝山後。圍爲  
池。扁亭曰止水。時人莫測也。文天祥舉義往詣之。問計。  
慨然曰。吾觀天時人事。始必變者也。以吾從政府後。當  
國亾與亾。世道之責在君。君必勉之。及州陷。萬里沉止  
水中死。左右及子鎬從死。翼日萬里屍獨出浮水上。從  
者斂葬之。贈太師益國公諡文忠元陷臨安。學士陳文龍知興化。

將林華判曹澄孫。執以降。不屈。指其腹曰。此節義文章  
也可相迫乎。送杭州。不食死。文龍興化人。相後卿。後舉  
進士第一。遷侍御史。以佞

直補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疾甚。無醫藥。左右泣。母曰。與  
吾兒同死。何恨。亦死。從子瓚舉兵誅林華。復興化而陷。

與其判張日中竟死恭帝蒙塵太學生江山徐應鑣與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願從大學故岳飛宅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告之曰天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敢將魂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斃琦亦賦詩以見志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卧應鑣與子女入梯雲樓積書籍箱笥四周之縱火自焚僕聞火聲起至樓下冥牖視之見應鑣父子儼然坐立如一偶象走報諸僕壞壁入撲火滅之應鑣與子女怏怏出戶去莫知所之翼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瞪目面如生諸僕具棺斂殯之西湖僧寺中後十年其同舍

生劉汝鈞率儒生五十餘人葬之方家峪私謚曰正節

先生先是元圍襄陽者七年張順張貴以民兵應督府

募援襄陽血戰死具帝紀圍樊城四年守將牛富張漢英

力戰守城陷死統制范天順猶率衆巷戰渴飲血敗赴

火死裨將王福從死劉整以瀘州降召參謀許彪孫草

降文不可閉門仰藥死整降引兵襲都統張桂桂及統

制金文德力戰死曹顛闔門死可馬溫國公光曾孫夢

求者爲鎮將與妻程望闕拜自經死元人郢都統邊居

謹不下降者呂文煥往招諭射之幾得血戰死元順流

東下守臣死封疆者安慶通判夏掎知黃州張德興知

饒州唐震。知臨江鮑兼。知無錫縣阮應得。知廣德縣王  
汝翼。知無爲趙淮。知泰州孫虎臣。知金壇李成大。將死  
桴鼓者。都統孟玩。帥長王佐真。守將苗再成。開守將龐  
彥。海琛。守將江彥清。獨松守將馮驥。四安鎮將陳明光。  
元既破臨安。宋降。而常州守姚崇。與其判陳炤。胡應炎。  
統制王安節。堅壁守。招諭百端。終不聽烹人油作砲。日  
夜攻不下。城陷。與其民俱屠死。在他鎮。有湖北提刑張  
起巖。察訪使秀王與宰。廣西提刑知靜江鄧得遇。重慶  
制置張珏。閩推官趙廣。靜江守將馬堅。戍將黃文政。參  
議官劉子薦。潮州守馬發。金州判蹇彝。與其參軍黎州  
判何充。沅西都統密佈米立。統制洪福。荆湖徐道隆。其  
以起義死者。進士袁天與。含山縣尉胡傳心。陽春主簿  
潘大同。弟濠。梁主簿大本。潘進士文孫。潘應奎。建昌只  
楚材。永福林空齋。大和鐵工劉士昭。吉州王士敏。分寧  
工介。介家僮陳力。皆死焉。從德祐帝而北死者。簽書密  
院高應松。從二王死海上者。陸丞相秀夫。張樞密世傑。  
最著。見帝紀。他自樞密使高桂。吏侍郎趙樵。翰學士劉  
鼎。孫侍讀徐宗仁。而下無慮數十百人。然不可考聞矣。  
後數年。而宋臣終不屈狗義者。文丞相天祥。家簽書鉉  
翁謝提刑枋得之倫。



文丞相

履善

吉州廬陵人也。秀眉長目。貌美皙如玉。見時

詣鄉學。見學宮。所祠祀鄉先生。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

父。胡忠簡。銓。皆謚忠。歆之。慨然曰。沒不俎。且其間。非夫

也。年二十。策進士。時理宗在位久。耄荒政。天祥以法天

不息爲對。一揮萬言。考官王應麟。歎以爲古誼。若龜鑑。

忠肝如鐵石也。上之擢第一。開慶初。元入寇。大闢董宋

臣用事。請遷都。天祥以節度判官上書乞斬之。一人心

不報。已。宋臣復入爲內都知。以刑部郎力論之。又不報。

賈似道以去。要君。天祥權學士院當制。語諷切。似道大

不懌。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以言官見貶。後錢若

水例。致仕。去年三十七矣。則挾娼樂縱酒。欲以遺壯心

而消餘年。似道敗。起湖南提刑。知贛州。元渡江。詔天下

勤王。天祥捧詔泣。盡散家財募士。發吉州兵。結溪峒蠻

以赴難。或止之曰。虜大兵薄郊畿。且破矣。君以烏合卒

萬餘赴之。此名將爭搏虎也。奚益。盍已。諸天祥慷慨欲

歎叩天歎。泣下曰。知之。顧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旦徵天

下兵。無一人一騎入勤王者。此吾所大憤也。欲以身殉

難。爲天下倡。庶忠臣義士有聞風而起乎。義勝者謀立。

人衆者功濟。幾猶及拯也。遂引發。至臨安。朝議擢呂師

孟爲兵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藉以弔成。天祥乞

孟爲兵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藉以弔成。天祥乞

斬師孟。以釁鼓作士氣。且請分域中爲四鎮。而建督府。統其中。抗難。請具帝紀中。陳宜中當國。持不聽。命鎮平江。元師逼。又召入勤王。天祥日夕請遷。三官分二王於閩廣。又持不聽。已請二王中一人判臨安。繫人望。而身假少尹輔之。卽有急。願背城借一。又不聽。當是時。元伯顏。茶已扼臯亭山而軍矣。宜中獨遣使絡繹求和解。伯顏邀宋宰相來見。名計事。乃拜天祥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左相堅同詣軍。天祥曰。是賂之也。辭不受。以資政殿學士行。天祥說伯顏曰。宋承帝王正統。非遼金比。今北朝將存爲與國乎。抑與其宗社亾之乎。若存之。宜退兵。

平江若嘉與。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天祥請躬督所議。輸軍府。北朝不戰而全勝。舍之善者也。若欲毀其宗社。遷其重器。繫虜其人民。則兩淮兩浙閩廣未下。州郡不下千百所。利鈍何可知。卽能盡取中國豪傑有心者。奮亦何渠能又有之也。伯顏初以危言懾之。不爲動。厲聲曰。天祥宋狀元宰相。所欠惟一死。宋亾與亾。刀鋸鼎鑊。非所懼也。伯顏改容謝之。日。日已遣程鵬飛詣宋太皇簾前聽處分矣。候鵬飛至。與丞相商之。然中忌天祥氣英。能集事。畱不遣。居數日。天祥怒。請歸。曰。我此來爲議國事。固畱我何也。伯顏好語款之。曰。君宋大臣。今日

之事業當與我其庸急何爲令館伴羈縻之無何鵬飛  
還與吳堅賈餘慶劉岳等奉太皇太后帝降表至軍矣  
天祥聞大慟斥餘慶等賣國責伯顏失信而呂文煥從  
旁慰解之天祥大詈之曰汝叛逆遺孽春秋誅亂賊則  
汝其首也汝何敢言文煥曰守襄陽七年不救以至此  
何謂逆天祥曰汝呂氏受國厚恩卽勢窮援絕死報國  
可也汝自愛身惜妻子破壞家聲至舉族爲逆今三尺  
童子皆罵汝豈獨我哉師孟勃然起曰丞相嘗言殺師  
孟以釁鼓今何鼓可釁乎天祥曰汝叔姪賣國免於死  
自朝廷失刑令聽我言以鼓衆氣可振也汝今不過能

縱使虜殺我我死爲大宋忠臣何恨汝爲我多矣我豈  
懼哉伯顏聞吐舌歎息曰男子男子賈餘慶旣歸令學  
士院詔天下州郡畢降附天祥所部勤王士放歸田而  
伯顏欲盡宋宰執遷之其無後憂乃陽以太皇命充祈  
請使令使其請存趙劫天祥與之俱天祥度祈請必不  
可得而已獨奉使詣軍前見止從俱其無爲也至京口  
與其客杜澣等十二人跳身出江澣泝金山上走真州  
欲有爲真守苗再成聞之喜且泣出迎勞曰丞相來事  
其濟乎問何也再成曰今誠以淮西兵趨建康通泰兵  
趨灣頭高郵寶應淮安兵走揚子橋而合攻瓜步瓜步

舉則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而縛也。獨二閩帥不相能。相忤爭。未有定耳。今丞相至。可合也。李庭芝夏貴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閩制。遣使四出。約結徽合師。而是時元爲反間言。遣一丞相歸南。入諸州郡說降。淮東帥庭芝以丞相無得脫理也。信之。牒再成。殺天祥無遺患。再成不忍。給天祥出城。以制司所下書示之。閉之外。又之。遣二路分繼城下。覘天祥所之。果復北。即殺之。而天祥乃竟南。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之楊州。中夜抵城下。而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乃自揚出江。東浮海間關。

自溫至福州。蓋是時虜所在充斥。楊制司峻防。進退咸谷。濱死者數矣。乃後達。時益王在閩未。號天祥至。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拜右丞相。陳宜中後乘國終忌之。命同都督諸軍馬。開府南。劔行收兵。實遠之也。江西州郡皆望風響應。黃州分寧武寧起義者。皆詣軍受約束。福建盜僭號。衆誅之。馘來軍大振。徇梅州。收梅將跋扈者。斬以徇。元李恒迹知天祥所在。欲急搆之。滅使無後熾也。則引銳師從間道猝襲之。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獨奉母收殘兵奔循州。時端宗崩。衛王昺繼立。駐新會之厓山。乃上表自劾。請勤王。時諸將相忌其各位出已。

上皆不便其入。加少保信國公。獨降詔。獎諭令母入。詔  
 方敵氛之正。惡鞫旅勤。王久皇路之已傾。捐軀徇國。脫  
 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觀之未能  
 而險阻艱難。備嘗之。盡如金。天祥移書言。天子幼冲。  
 百鍊而益勁。如木萬斫而必東。宰相遁荒。制詔敕皆出。諸公口奈何不恤國事。以游辭  
 相距耶。丞相秀夫得書。慙大息而已。會疫。作天祥惟一  
 子與其母。又皆死。已移軍潮州。元將張弘範。以潮四邊  
 海可襲也。汎海突至。天祥方飯客五坡嶺。度不免。吞腦  
 子求死。顧暴下不死。弘範以客禮禮之。處所中自從至  
 崖山時。張世傑為國守。弘範勸天祥令為書招之。天祥  
 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乎。書所過。丁零澤詩  
 與之。其詩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畱取丹心照汗青之句。  
 弘範笑而置之。禮加敬。而守護之益嚴。及崖山破。弘範  
 謂天祥曰。國今亡。丞相忠孝盡矣。今以所事宋者事元。  
 豈失為良相哉。天祥愴然出涕曰。國亡不能存。死有餘  
 責。况敢懷二心逃死乎。弘範曰。國亡矣。即死誰為書者。  
 天祥曰。商非不亡。而夷齊自不食周粟。漢非不亡。而龔  
 君賓義不為莽臣。人臣自盡其心。書不書。豈論哉。弘範  
 為改容。久之。踰嶺至南安。則為告祖禰文。為別親友詩。  
 遣僕歸致之。即絕粒不食。欲死廬陵。正首丘。八日風大  
 駛。過廬陵不死。乃復食。至燕燕。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

達旦。乃頌繫空宅中。虜字羅張平章堂。倨上坐。召見天祥。入長揖。地坐。左右叱之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何贅跪乎。主者曳之地。不屈。仰天言曰。興廢天下之所時有也。自古帝王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爲宋丞相。國亡義當死。死耳。又何言。字羅詰之曰。自古人臣有以宗廟社稷土地賣與人而後逃者乎。天祥曰。丞相豈以予前使伯顏軍。爲賣國而後去耶。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辭右相之命。使軍留不遣。而賊臣獻國。何謂賣國。亡矣。職當死。所不死者。以二王在浙東。老母在廣耳。豈顧逃乎。字羅曰。德祐非爾君耶。棄爾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德祐吾君也。不幸失國。則社稷爲重。君爲輕。立二王爲社稷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義何常哉。字羅語塞。忽厲聲曰。晉元宋高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命。是篡也。非正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何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何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何謂無受命。字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事。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豈問事成否哉。曰。知無成。何必爲。天祥曰。父母疾。雖甚不可爲。

豈有不下藥之理。吾心盡而不救。則命也。今天命至此。有死而已。毋多言。孛羅欲殺之。元主及大臣皆不可。張弘範病篤。表奏天祥忠所事。願釋勿殺。以勸忠。乃止。囚兵馬司者四年。暑雨。司墻壁壞。不可居。移官籍監。後一月復還。已而詔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天祥曰。國亡。吾自分必死。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乃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請令與宋臣謝昌言等十人。俱釋爲道士。畱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人舉義。置吾輩何地。不果釋。久之。閩僧言。

土星犯帝坐。甚急。疑有變。而京師得匿名書。言某日燒襄城葦。率兩翼兵起義。丞相可無憂。於是衆疑以爲丞相者。天祥也。元主召入見。不拜。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宋亡。無所願。願一死已爾。元主猶未忍。麾使退。左右力贊。乃報可。天祥詣柴市。殊從容。南向再拜。死。是日。大風揚沙石。晝晦。馳中使止之。則死矣。年四十有七。其衣帶中有贊。言孔子成仁。孟子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北人間者。咸流涕。有張毅甫者。負骸歸葬吉州。其家人自惠州昇天祥母夫人。

百史上紀  
三  
樞同日至。人以爲忠孝所感。云天祥自使北營。脫京口。趨真。自真趨楊。入浙。閩。以詩紀行事。曰指南錄。既就執。自惠至廣。入金陵。爲指南後錄。囚燕山。兵馬司獄三年。日吟嘯集。蓋宋無詩。而天祥獨愛唐杜甫所爲詩。誦習之。凡意欲言。若甫先代爲之言。集爲詩。曰集杜詩。其揚浙。閩。所遭顛沛艱難。濱死徬徨之狀。非人世及見。其囚舟中。囚燕。湫隘底滯。感國亾家。破求死不得。亦非人世嘗見者。若諸相從。患難險阻中。忠義士以聲氣求應者。又無所自見。皆具見之詩。今讀其所爲詩。往往發性情。止禮義。依古和歌。漸氣格而上。因以得其世。而見其心。

感夷齊西山歌。寥寥千載不復也。而和之。又從而歌之。其歌曰。小雅盡廢兮。出車采薇矣。我有中國兮。人類非矣。明主不興兮。吾誰與歸矣。抱春秋以沒世兮。甚矣吾衰矣。又歌曰。彼笑人兮。西山之薇矣。北方之人兮。謂吾是非矣。異域長絕兮。不復歸矣。鳳鳥不至兮。德之衰矣。依漢梁鴻五噫。傷宋亾作六噫。曰。颶風起兮。海水飛。噫。文武盡兮。火德微。噫。鷹鷂欲擊兮。靡所施。噫。鴻鵠欲舉兮。將安歸。噫。擢歌中流兮。任所之。噫。獨抱春秋兮。莫我知。噫。海上大戰。宋旅遂空。於舟中南。何慟哭。作哀厓山歌。其歌曰。長平一坑四十萬。秦人歡欣趙人怨。大風揚



沙水不流。爲楚者樂爲漢愁。兵家勝負常不一。紛紛干戈何時畢。必有天吏將明威。不嗜殺人能一之。我生之初尚無咎。我生之後遭陽九。厥角稽首百二州。正氣掃地山河盡。身爲大臣義當死。城下師盟愧牛耳。間關歸國洗日光。白麻重**輝**不敢當。出師三年勞且苦。咫尺長安不得覩。非無羆虎士如林。一日不戒爲人擒。樓船千艘下天角。兩雄相遭爭**奮**薄。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刃交滄溟。遊兵日來復日往。相持一月爲鷓蚌。南人志欲扶崑崙。北人氣欲黃河吞。一朝天昏風雨惡。砲火雷飛箭星落。誰雌誰雄頃刻分。流尸漂血泮水渾。昨朝南船滿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昨夜兩邊桴鼓鳴。今夜船船鼾睡聲。北軍去家八千里。椎牛驪酒人人喜。惟有孤臣兩淚垂。冥冥不敢向人啼。六龍杳靄知何處。大海茫茫隔烟霧。我欲借劍斬佞臣。黃金橫帶爲何人。其後囚兵馬司。坐卧一土室。廣八尺。深四尋。單扉低小。地汗暗。夏日雨潦四集。浮動牀几。爲水氣。塗泥蒸漚。爲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簷陰薪爨助虐。爲日氣。火氣。日食倉寄頓米。米苦陳爲米氣。而他囚駢肩雜選。汗垢溷穢。諸惡氣雜出其間。居無不病者。而天祥居二年自若也。或問何道致然。天祥引孟子善養吾浩然之氣語語之。曰。

浩然者。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其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舍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闕天黑。牛驥同一皂。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空坑之敗。妻妾子女皆被執。惠陽軍大疫。母夫人死。後六十日。子遁生亦死。已幼子佛生。四女皆死。二女流落。依杜甫七歌作六歌。又依蔡琰箜篌作十八拍傷焉。文多不錄。其後囚居之日久。有異人來訪。與之語。心忽洞然於生死晝夜之故。脫然若遺也。悟以爲天地一釜。

萬陰陽寒暑二氣烹。哭之人居其中。一死轉兒戲中也。又以為天地不知老。日月交精精而不亾者。自存為詩

紀之。今具存集中。故臨難泰然觀衣帶贊可觀已。方天祥知

平江時樞使陳宜中督師遣張全將淮兵二千援常州。天祥遣其將朱華將廣鞭兵二千從麻士龍戰死。全不救走五木。五木朱華屯處也。華欲掘溝塹設鹿角。全不許。壯軍薄廣軍。華力戰自辰至巳。全擁軍不救。華卒渡水者挽全舟。全令卒斷其指軍溺死焉。全宵遁。獨團練尹玉以其軍五百擊并軍所殺傷過當。而軍隨盡。惟四而宜中竟貸之。獨尹玉贈官督江西。時天祥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深將復寧都。參贊吳浚將復雩都。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機宜劉沐監軍。蕭明哲幹監。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明年吳浚降元。以浚都命來說降。縛縊之。軍甫振隨潰。元將李恒兵符至。戰廬陵。方石嶺都統鞏信者。荆湖老將也。據險力戰死。走空坑。追迫至時賞坐肩輿。後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虜以為

天祥也。禽之。會山石墮塞路。天祥得逸去。知龍泉孫桌知永新。彭震龍參謀。蜀張汴俱遇害。臨刑汴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以遂死。知梅州繆朝宗自縊。死。幕中閩士吳文炳林棟及劉沐父子。永新蕭敬夫。熹夫兄弟皆被執死。羅開禮為虜。索得罵不屈。不食八日死。天祥為製服哭之。哀。鄒鳳吉水人。從勤王補武資。景炎換文階。以寺丞領江西招諭副使。起寧都被執。變姓名為卜者。虜不知其為招諭使也。得聚兵永豐。與國間。天祥奏授江西安撫處置副使。天祥再入廣。鳳從五坡嶺之。敗。倅不意虜至。輒自頸。入嶺。死。機宜劉子俊。太府卿泉州陳龍復。監軍蕭明哲。路鈴。簫資貢士劉欽皆死。簡院。閩林琦。張唐。熊桂。吳希夷。陳子全被獲。俱死。杜濬字貴卿。天台人。糾四千人起義。當國者不省。天祥獎異之。客贊天祥使北。濬不可。天祥見止。驅北行。客皆散。濬獨以身從。天祥至京口。濬佯狂醉游於市。遇有言本朝感憤者。即捐金密告。以欲遁之。謀得至。真自真入台。溫入閩。幾死者屢。而脫。濬之力也。從南還。佐開府。尋遣往台。溫集兵福安。陷。相失。濬趨行朝。奉朝命還府。江西之敗。與焉。跋涉艱難者。又年餘。移屯潮。濬護海舟趨厓山。厓山潰。陷。馬天祥被執。至五羊。復相見。而濬病已甚。無人色。

尋死以天祥表宣敎郎禮兵架閣文字稱杜架閣後官  
司農卿稱杜大卿也諸從天祥効忠力可述者有金路分應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為人豪好直論古今治亂掀

髯抵几徐霖歎以為如驚鶴摩霄也舉進士對策即極  
攻將相宦官主健康試擿似道政事為問自風刺之追  
兩官謫與國軍以江東招諭使知信州宋亾州破變姓  
名入建寧唐石山寓茶坂逆旅中日麻衣躡履東向哭  
人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之市中就卜者取采  
鹽為活委以錢率謝不受其後人稍識之延至家使為  
弟子師遂居閩天下既定元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  
二十人以枋得為稱首辭不起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

召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繇枋得姓名  
不祥不敢應詔忙兀台義之不強也久之有詔求南朝  
正當好人畱夢炎復薦之江淮行省逼之行終不行已  
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急得賢欲構枋得為名  
高陽延枋得入城上逼北行枋得見天祐倨岸不為禮  
與之言坐不對天祐初甚隱忍久之不能堪乃讓曰封  
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  
杵臼二人皆忠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  
一死於十五年之後皆不失為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  
龔君實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參政豈足以知此於是

遂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渡采石。復不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既抵燕。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號慟。畱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以進。枋得怒。抵之地。曰。吾欲死。汝乃欲我生耶。竟不食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枋得有世父日徽明。爲當陽尉。攝縣事。元兵至。出戰死。二子趨伏父屍抱之亦死。家鉉翁。眉州人。狀奇偉。長七尺。被服儼雅。學有繩尺。動止必以禮。遂於春秋。元入臨安。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天下守令以城降。兩府各署銜。鉉翁時簽書樞密。獨不署。元使怒欲縛之。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俟命。遂徑出。已及堅奉表爲祈請使。至燕。祈請不得命。畱燕。

邸已移漁陽。聞崖山敗。宋亾。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宋三宮北遷至。鉉翁率故臣迎謁。伏地哭頓首謝。奉使無狀。不能存社稷罪。見者歎息。自元主而下。皆太息。高其節。欲尊官之。鉉翁義不屈。辭無詭對。改館之河間。以春秋教授。間爲諸生談宋事。及與亾之故。輒流涕太息。文天祥女弟繫奚官。傾橐中裝贖歸之。元成宗卽位。賜號處士。放還鄉。錫賚金幣。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唐珏

字潛玉

會稽人。少孤。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爲

養。至元中。僧楊璉真伽。利宋殯宮金玉。云諸陵有王氣。必發之。爲厭勝。從之。遺骸暴露。宋遺民咸悲憤泣下。然

莫敢收也。珏乃盡斥其家產，得金爲酒食，召閭里諸少  
饗之。諸少年素憚珏高槩，見輒走匿，殊不自意得召飲  
禮之也。前請事，珏泣數行下，謂之曰：「吾與公等皆宋人，  
宋陵寢暴露至於此，願與公等慮之。」衆許諾。乃潛收遺  
骸，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而下，皆隨號收  
貯之。瘞蘭亭山中，上種冬青樹爲識。乃哀他骹，髀雜馬  
牛骨，暴如初。璉真伽取寘鎮南塔中，築焉。事訖，出金帛  
犒之。謝罷去家，益貧。汴人袁俊爲越治中，聞珏事，太息  
以爲豫讓不及也。爲買田宅居之，作冬青引哀焉。讀者  
灑泣云。其詞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  
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

年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其夢中詩曰：珠亾忽震蛟龍  
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  
驚。一坏自發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  
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  
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鳧玉鴈又成  
埃。班竹臨湘會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  
來，或曰太學。蓋宋亾，杭人鄭思肖，終身不北面而坐，見  
北人輒峻謝避之。文丞相死，有客曰謝翱，建寧人，去之  
越之浦陽，依浦陽方鳳，與永康吳思齊俱。三人莫逾也。  
翱嘗上會稽，循山左右，窺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  
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歔歔流涕。晚愛睦州山水，浮七里  
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而歌。歌曰：魂  
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嚼焉食。歌

已失聲哭。人莫詰其誰何。唯鳳與思齊悲傷之。釣臺南有白雲源。故方千所居也。翱翔而樂之。曰。願即此為葬地。作許劒錄。已居錢塘。病革。曰。必以骨歸方鳳。就許劒之地葬焉。鳳字韶卿。繇太學。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同郡黃潛。柳貫皆出其門。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用蔭補官。有寒疾。耳聵。不以貧故屈志。自號全歸子云。

王炎午。吉州安成人。宋李為國子生。文丞相起義勤王。炎午上書言。願公毀家產。供軍餉。以倡士。購堆卒習戰。法者。錯行間。以訓士。天祥善之。畱與俱。以母老謝去。及

再執。未有死問。炎午懼其遲回。久或乃噉前節也。度道當出贛。至洪州。乃作生祭文於驛途。徧張之。以速其就

義。其文曰。嗚呼。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甲。郊祀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南迎養之樂。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伏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跟蹤。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障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勤王。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可無所愧。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波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為耶。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主尚在。不忍棄捐耶。夫伏橋於塗。廁之後。抗策於目。矐之餘。於是而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為不智矣。尚欲有為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以東南全勢。不能解襄樊之圍。今以亾國一夫。而欲抗天下之大。况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亾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固無忿

也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顏杲卿張巡諸子為正李  
 陵降矣而曰欲有為且思勿頸以見志其言誠偽既未  
 可知况形拘勢禁不及為者十八九惟不勿勿豈足以  
 見志况使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及勿勿志何自而明  
 哉丞相之不為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  
 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不死惟  
 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與復之責非有抗  
 師之讎也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亦于靴曰夫戰危  
 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利當自剄李存勗  
 伐梁梁帝朱友真謂近臣皇甫麟曰晉吾世讎也不可  
 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  
 讎投機明決豈堪在李光弼朱友真下乎屈且不免况  
 不屈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耶李昇纂惕行密之業  
 遷其子孫子海陵嚴兵守之至于子孫自為匹偶然猶得  
 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昇驚疑蓋  
 殺其族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  
 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覆焉幾微之隱伏如此夫以趙  
 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共誓處皓坐苟安舊  
 主正在於危疑羈臣猶事於翫麟聲氣所逼猜疑必生  
 豈無李昇之疑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為

情而反為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生也前成均之  
 子員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非之忠處不  
 效陸機入雒之耻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  
 尺牘斗軍門丞相察其幽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  
 非僕也耶彌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  
 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  
 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景母曰勿戚戚行遣母  
 歸蜀景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  
 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于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  
 焚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  
 謂帝曰當焚我灰南颺之度遺魂得反中國彼歸人彼  
 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讎外國况忠  
 臣義士乎人七日不穀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  
 廩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曾丘  
 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各相忠烈合為一傳矣僅可就  
 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舊主得老死於降邸宋亾  
 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死  
 瓜蒂噴鼻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虎虎輕一  
 死於鴻毛一鬮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  
 之弑君亦當悔伯仁之繇我則鑄錯已無鐵嗟臍寧有



曰乎。嗚呼。一節四忠待公而六為位其間。聞計則哭。會丞相度。撫嶺下。贛水閉目不食。度洪吉未之見也。後三年。竟死。燕於是。炎午奉母孝。母歿毀甚。卿人趙生慰之。書云。劓鉅痛深。形羸髮變。若使夫人之尚在。忍見季子之如斯。炎午持不變。竟廬墓終喪。

論曰。宋祖宗遇士大夫有禮矣。忠信怒然。膠維於士心。雖聞大儒。又嚴餓死失節。大小之較甚辨。袁斧前代於屈大夫。陶徵士最隆。即楊子雲之學。王魏之功不貸焉。故頑廉懦立。怯夫勉之。務名砥節。猶士爭奔走焉。何獨其性生宜死。義於近古獨烈矣。乃文丞相則逾化而安。謝君直節。視晉陽家則堂道方微。箕蓋宋亾有三仁焉。

嗚呼盛哉。

卷之六十五

明府郡鄧元錫墓

宋道學訓

夫道本天。道之。道。意。何其。泮。泮。優。矣。乎。拓。而。放。諸。至。大。焉。而。察。紆。而。及。諸。至。通。至。小。焉。而。察。精。而。入。於。形。有。象。不。測。莫。禦。焉。而。察。物。無。不。際。也。無。不。存。也。而。化。之。而。不。學。不。明。不。行。記。有。之。曰。人。不。學。不。

函史上編卷之六十五終

函史上編

卷之六十五

四

國史上編卷之六十六

明旰郡鄧元錫纂

宋道學訓

聖道本天道之道。壹何其洋洋優優矣乎。拓而放諸至遠。至大焉而察。約而反諸至邇。至小焉而察。精而入於無形。有象不測。莫禦焉而察。物無不繇也。無不有也。而孰能違之。而不學不明。不明不行。記有之曰。人不學不知道。故學也者。繇教以致乎其道者也。蓋道全而天矣。自周之隆。以文武周公之盛。端化本而菁莪撲棧之教。於淪洽至深。爲百王極盛。迨小衰而不說。學之說多有。

而學焉者。各得道之一察焉。以自好。智愚賢不肖。又各得其性之所近。爲過爲不及。而不用其中。迨仲尼之生。距盛世非遠也。流風遺訓。蓋猶有存者。而幽厲傷之歎焉。民鮮能久歎焉。道不明不行。又歎焉。蓋道之難全如此。况於晚季。浸下彌薄。得全全天者。不復作。無禮無學。而操術者。日離以駁也。則道之鬱而不明。散而無統。分裂而不屬。曷足異哉。宋興。五緯集奎。天子於戴記中。特表章大學中庸二篇。時賜儒臣。風勵之於道。於是天不愛道。而濂洛先生之學昌。關中翼焉。誠爲主本。敬爲敷率。即夔倫日用。明物察則爲實地。知遠之近。知微之顯。

而通幽明之故。詣深幾之極。洞然於道之大原。其言曰。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嗟夫。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也。大哉道乎。至哉學乎。孔子曰。志於道。又曰。吾十有五志於學。噫。可以志學矣。蓋宋興至是七十年。自江都河汾來。又各五百年。繇孔子而來。則既千五百年矣。晦久而光。鬱極斯昌。天之未喪斯文。豈人力也哉。太史公傳儒林。歷代史因之。至宋史實始標道學。明道之所存。今悉列其大訓于篇。爲成學治道術者先焉。

周元公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生而清明。加汲汲於問

學。一時儒宿名碩。靡不咨扣。又時時從高人逸士與居

游。故聞道最先。其學精明微密。超然獨得於天人性命

貞一之統。於世泊如也。與人語。從容和毅。洞中其微隱。

遇事幾應果遂。嚴恕時措。衷之於理道。用舅氏蔭。授洪

州分寧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得。人以為神明。改南安

司理參軍。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刻核。欲深文

寀之。先生力爭不能得。出太息曰。殺人以媚人。吾不忍

為也。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求罷去。達為感動。囚得減

死。移柳及桂陽令。治皆有績。用薦改大理寺丞。知洪州

南昌。南昌人喜曰。是能辯分寧獄者。吾屬有天矣。僉書

合州判官。州政未經參閱。吏不敢決。下之民不肯從。趙

清獻公并時為監司。中先入語疑之。臨之甚威。先生晏

如。趙公疑稍釋。而終未脫然信之也。及改判虔州。趙公

適自諫垣為州守。熟察其所為。深信之。執其手曰。并幾

失君。并乃今始知周茂叔也。改判永州。以清獻及呂正

獻公薦。轉虞部郎中。廣南東路轉運判。提點刑獄。實始

為監司。先生以洗冤澤物為已任。雖島夷瘴服。人迹所

不至者。必緩視徐按。不憚勞勩。以其身撫綏之。會有疾。

又水齧其母夫人墓。遂求知南康軍以歸。尋解官。而清

獻參大政。復薦。有召命。則先生既卒矣。年五十七先生清

明誠一。寡欲於無。平居汎與廣愛。若於人無異同。及判

忠邪。拯憂患。乾行豫介。凜不可回奪。胸次灑灑。如光風

霽月。迴然物表。而不卑小官。斬於人有濟。職思其憂。所

至以興學造士為首務。其誠感風動。吏民更相告語。不

以抵罪為憂。而以汗善政為耻也。漸於化矣。方在南安

時甚少。不為守所知。攝通守程珦見其氣貌異之。揖與

語。信其知學聞道也。使二子受學焉。在桂楊郡守李初

平贊之。延與語。渢渢乎有入也。師友之。曰。吾欲讀書則

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請得為公言之。且學不專在

書。於是初平日浴扣道要。密詣有造。二年果有覺。而珦

二子學成德尊。世彌河南二先生。則心遇面命之力也。

故夫學貴親炙之也。程氏遺書記二先生語曰。昔受學

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

所樂何事。明道先生再見後。遂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

點之意。又曰。伯淳少好獵。見茂叔後。自謂今無此好。茂

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

矣。後十二年暮歸。目田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

未也。又曰。茂叔憲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君留之飲。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  
地安在甚處。先君為極論天地萬物之理。及六合之外。  
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先生奉已約甚。俸祿盡以周宗族。奉  
賓友。家不宿百錢。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器歸葬。又往來  
經紀其家。愈久不懈。分司歸。妻子饘粥或不給。曠然不

爲意也。

嘗得疾。更一晝夜始甦。友人潘興嗣視其家止一敝篋。篋服御物。其中錢不滿數百。始先

生宦遊過潯陽。愛匡廬之勝。行其麓有溪。潔清其寒。悅之。念力不能返故里。遂弛肩焉。因築室其上。母姦塋之。寓名曰濂溪。濂溪者。營道所居里溪名也。志鄉關之思。與所知言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固將以行之。斯世斯民。豈但已哉。必不得已而止未晚也。因指濂溪言。異時得與公相從於此溪之上。咏歌先王之道。以老足矣。後竟如其言。先生患聖道失傳。知天知人之學。不復講。而離迷於本也。於是作易通數十篇。以綱紀斯道之精微。而標無欲以學聖。揭誠神幾以名聖。統之於

仁義禮智四德。而動靜言貌視聽舉無違焉。以作聖。而

天人之指要可討也。篇諸所陳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坦

乎可底于行。其旨深。其義著。其文紉。其致博。故性命之

原備於易。易通。通易也。微易通。聖人之精蘊於世。儒豈

有當哉。其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天道之誠。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

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聖

誠而已矣。太極。誠五常之本。五行。百行之源也。萬物。靜無而動

有。象。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不正。

不明故誠則無事矣。五常百行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

不達人道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至誠無

難焉。人道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至誠無

為。大幾善惡。二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

信。五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

克周不可窮之謂神。寂然不動者誠也。靜體感而遂通

者神也。動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一動一靜誠精故

明。不墮神應故妙。不逐幾微故幽。不著誠神幾曰聖人

渾然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

匪信五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五極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

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一守一行不廓耳或問曰曷

為天下善。化天下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二

中而已矣。太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

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與惡為懦弱

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

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

止矣。會歸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

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人之

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通微曰索。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

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聖希天。賢

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

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

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

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

術豈多乎哉。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一極。仁義禮智四

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二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

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禮理也。樂和也。陰

陽理而後和。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人。故禮先而樂後。實勝善

也。名勝耻也。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至。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

子日休。小人日憂。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愛敬問。



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愛敬之欲曰度幾同歸於善

有改乎斯為君子。復於無過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

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就無過

寬焉知其不能改。誘改則為君子矣。進不改為惡惡者

天惡之彼豈無畏耶。懼鳥知其不能改。又掖故君子悉

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不以小人待人動而無靜靜而無動

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

不動不靜也。引而不發物則不通神妙萬端水陰根陽火陽

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今闢

今其無窮今。人心之妙於造化無二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

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

之氣以平天下之情。理而後和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

又情復性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

躁心釋優游乎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

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平淡樂元德未離真靜之體後世禮法不修政

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

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

敗倫而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

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

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

天地和而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樂聲淡。則聽心

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

也亦然。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

為要。一者無欲也。人生而靜之本為吾人無極之極無欲則靜虛動直。

二儀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度矣

乎。公於己者。無我公於人。無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

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真知真信謂能疑為明。何啻

千里。知仁非幾之辯厥彰厥微。二匪靈弗瑩。一剛善剛惡柔

亦如之。五二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

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一本

雙幹觸處洞然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

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

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朱子

云至下疑脫富可二字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

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

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達天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

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

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不可得也。已。道

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而無師友。則愚。是

道義繇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仲繇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深痛。天下勢

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幾知。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

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

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因文篤實。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

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載道之文不可廢。不然且無如不學何。不

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為逐言解。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言可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始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

世無窮者。顏子也。默識如愚。亦足以發。聖同天。不亦深乎。默成而信。常

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聞見小知。萌於為人。薄矣。契入不深矣。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

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始不可得悉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終日對越在天。然必懲忿窒

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

聖人之旨深哉。損益乾之用。所以事天。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

而已。動可不慎乎。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

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

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

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

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

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

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本無而妄復則無妄

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

物深哉。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

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聖人之道入

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

者陋矣。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通變一天故曰擬之而

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慮善以動曰。慎動思誠也。天

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

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

盛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

以治。情偽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

治也。一極二體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

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  
用可不慎乎？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  
天地至公而已矣。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  
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  
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直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  
乎？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投幾則決。再三  
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  
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良其背背非見也。惟背爲靜則  
不見。止，止非爲也。惟背爲無爲。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人見人爲  
不萌焉。曰：

曰：良其止，止其所也。其太極圖說世傳以爲出於陳搏先生，搏傳  
之穆修，周先生從受焉。圖於易先天諸圖有間。圖說於  
易通亦有間。而朱文公熹尊信之，以爲乃通書本原。非  
先生莫能作。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  
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  
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  
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  
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

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黃太史庭堅稱先生短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微祿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笄。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又言茂叔人品甚高。胸次灑灑如光風霽月。李延平歎以爲善形容。有道氣象。方提點刑獄時。臨川王安石見之。與語連日夜。退而精思。至忘寢食。眉山蘇軾贈之詩。有先生全德造化爲

徒之語。

詩曰先生本全德。蕙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先生豈我輩。造化乃其徒。安石

軾才高一世。於人無所詘。而推先如此。可以觀感矣。後百餘年。洛閩學大行。天子下太常議。所爲易名者。考功梅觀上議曰。敦頤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脈絡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察。下逮乎洛閩。請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敦頤始。制曰可。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純公顯。

字伯淳。

世居中山博野。後爲河南人。太中大夫。

珦之子也。

太中五得任子。畢以昇兄弟之子。所得奉。以贍親戚之貧者。歷知漢州。新法行。抗議非便。

後疾去。

生而神明。率性會道。體道成德。裕如也。舉進士。調

主鄆縣簿。命以其年少。疑於事未習也。易之。而先生折疑獄如神。令大驚。禮異之。有稅官貪怙膂力。自詭能殺人。先生至。與共事。輒宣言。人謂其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先生莞然曰。人之為言。一至於此。食君祿為吏。何渠忍為盜。誠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然。卒私償所盜而去。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晝夜畢聚觀。訟共以為神。嚴事之。先生至。召寺僧語之曰。吾聞石佛。歲首現光也。有諸。對曰。然。曰。即復見。必告我。我有職司。不得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郡境水。守發卒防塞。他邑民倉卒就役。擾甚。又盛暑。疫痢作。死者枕藉。先生以什伍部其人。飲食菱舍。畢便安。而鄆人獨全。所措注不勞。而事集。則不出於幾焉。故也。當路欲薦之。問所欲。對曰。薦士當問其所堪。不當問所欲。調上元簿。江寧田廬美。而貴豪以厚價請之。存其稅。民窮苟目前。纖利率聽許。已負累為深患。先生為畫法均之。民不擾。而稅清。始富者為浮議。搥之比。法行無或不心服者。恨其法不傳上元煩衝。苦訟劇。會攝篆。不閱月而清。江南稻田。引江水為陂池。以溉。盛夏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請之。漕司計力以調。乃聽役。不者論擅興。先生度以為如是。苗稿

久矣。立發民塞之而堤成。歲以大熟。仁宗遺制。下勅官吏三日除服。三日之日。府尹率官吏且釋服。先生進曰。之所服止二日。於情義彌薄矣。君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顯非盡今日不敢也。一府相視。迄無敢除者。始至邑。見邑中子持竿道傍。黏飛鳥。取竿折之。教使勿復爲。自是邑子弟不復畜禽鳥也。不嚴令行類如此。移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日常有媿此四字。居無何。民服教命。有訟不持牒。獨造庭下陳。所以先生諭解之。兩造立散。民有以事造庭者。諄諄語以入事父兄。

出事長上之道。民胥興焉。已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力役相助。有無相通。患難相恤。而姦慝無所容。凡孤孥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塗者。疾病有養也。澤俗故荒朴。不知學。先生立鄉較。教其子弟。暇輒親詣較課。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稱置之。簡其秀者。教之學。民漸以風。後十餘年。服儒衣冠者彬彬焉。聯鄉民爲社會。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俗以大變。河東土瘠。賦窘迫。每官所名買物。賈翔躑。率數十倍。先生前度課所當需者。令富豪預儲之。比有需。亭其價出之。富者不失倍息。而費視舊省什之七八。詔募粟實邊。



轉輸苦道遠。往就糴。患價高。擇富民可任者。預購粟於邊。輸之。費以大省。加意民隱。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部使者至。以復曰。此錢令自用之。補助民非敢私也。願勿問。無不從者。先是民苦差役。比直役。更告訐以規避。役不均。而里俗相讐。怨日深。先生於平時。豫覈知其丁產差次。簿正之。已。按籍命役。民不得有辭。而俗和。制河東募義勇於農隙。教武事。而應者爲具文。先生以爲古寓兵於農之遺也。練如法。而晉城兵精。先生爲條教精密。而主之以誠心。晉城民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以不遵教令爲深耻。邑編戶萬家。終三年無盜。竊若鬪鬪者。罪入極典。纔一人。秩滿代者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必有之。則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問何自知之。先生曰。吾固疑是人。惡少之弗革者耳。去之日。民哭聲振野。以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爲本。求賢育材爲先。事當辯於早。而戒於漸。上君道。疏廣帝德。疏曰。臣伏謂君道之大。在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辯忠邪之分。曉然趣道之正。而其本在君。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

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仕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於三代之隆而後已。此定志也。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古之人君。雖起居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而左右前後。咸正人與居。以成就其德業。則謹習也。願禮命老成賢儒。不勞以職事。使日親便坐。講道論誼。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陪侍法從。朝夕開陳善道。講究治體。以廣聽聞。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庶耻。蓋亦朝廷

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一心誠意。剛健而力行之。天下幸甚。又陳治法十事。關王路曰。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通乎物理。二帝三王之盛。曷嘗不隨時因革。追事爲制乎。然至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理之所不可易。人之所賴以生。則前聖後聖。未有不同條而共貫者。如生民之理有窮。則前王之法可改。故後世盡其道。則大治。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修名而顧忘其實。此固末世陋儒之見。誠不足以進於治矣。然儻謂今世人情已異於古。先王之迹

必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獨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未有不須師友而成其德者。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受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而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修百度而理萬化也。唐存其畧。而紀綱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鬱而未興。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斯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之常產以厚其生。經界必正。井地必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有口分授田之制。今益蕩然。富者田連阡陌。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日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倖而猥多。食不足。而莫爲之制。將生齒日繁。轉死日蹙。制之之所當漸圖。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鄙遂。以聯屬統治其民。而攷其德行。齊之禮教。故民安於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自然。行之則效。非有古今之異也。庠序學較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者也。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舉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較。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

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國力。匱國財極矣。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將大貽深患。府史胥徒之毒遍天下。而日爲公人。舉以入官。不更其制。何以善後。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國有三十年之通。餘九年之食。以制國用。無三年之食者。則以爲國。非其國。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一遇年歲凶荒。即盜賊縱橫。饒羸蒲路。如不幸有方二三千裡之道。或連年之歛。當何以處之。宜漸從古制。務農力本。但公私務於儲蓄。

豫爲之備。未可以幸爲恃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恒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游食。不可貲度。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求自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宜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振救其患。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於六府。六府之任。列之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厲禁。夫是以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也。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林木焚楮。斧斤殘傷。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耗竭。而侵尋不禁。宜修古虞衡之職。使將養之以成變通長久之利。古冠婚器祭車服器用。差等

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簡。敕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詐虔攘奔。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此大亂之道也。因先王之法。講求而損益之。凡此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然是特其端緒。必可施行之驗也。云耳。如科條度數。施爲措注之道。必稽之經制。而合施之人情。而安。惟聖明博擇其中。又疏請近待方岳州縣官。推訪明先王之道。德業克備。足爲師表者。其次經明行修者。延聘致之。相與講明正學。稍久。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自十室之鄉。達於黨序。皆修其庠序之制。三歲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而賓興之。豈惟得士浸廣。將天下風俗。可日歸於厚。語具學校志中。諸獻替不飾辭說。獨主於格君。常爲帝言。人主常防未萌之欲。帝俯身端拱曰。當爲卿戒之。帝嘗嘆人才之難得。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悚然曰。朕豈敢然。命推擇人才。先生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歐陽。頤爲稱首。同大節宮嬪獻竒巧爲壽。先生言於朝。已。言之執政。執政曰。宮嬪爲之。非上意。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一日帝縱言及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

急辭命非所先。先生積誠意悟主。而容色溫溫。帝與語必深動。初召對。從容咨訪。問所以爲御史者。對曰。以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何敢不勉。使臣掇拾短長。以沽直名。則有所不能。帝歎賞。以爲得御史體。比再見益親。將退。曰。頻求對。來欲常常見卿。一日議論甚久。日官報午正遽來退。至廷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蓋嚮信如此。會王安石益信用。先生每見上。必爲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安石引爲制置條例司官。與其事。先生開誠忠告。安石常意動。內屈。而羣小從諛附和。揚詡之。益自信不疑。至以青苗均輸爲王政

行之言者。攻之。力持益堅。於是先生乃上言安危之本在於人情。治亂之幾。萌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而不信。衆志和協。即無爲而不成。非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者也。今制置條例司。駁大臣章疏。及劾不奉行官吏甚痛。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隅而廢公議。因一事而失衆心。未見其可。又言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之君。固有專任獨決。而成事功者矣。然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濟者也。況於措置失宜。公議沮格。二三小臣。實與大計。用賤陵貴。

以邪妨正者乎。此理之所不宜有。而智者所不行也。設令繇此事倖小成。然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帝令詣中書言之。時安石方怒言者。盛氣胥之。先生從容進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聽之。安石爲愧屈。先生稍得間。乃爲言管仲霸者之佐耳。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務順人心。參政以道德佐人王。奈何欲爲不順人心之事。凡爲此者。欲廣上德意。助成公光美耳。安石拱手曰。此則感賢誠意。而是日張御史戢於中書大悖。安石意大激。於是言者俱得罪。而先生獨除西京提刑。辭不受。曰。臣忝竊臺諫。臺諫之任。繫朝廷紀綱。其言是。願行之。令妄言。當賜譴責。使不以言之是非。皆進職而去。即紀綱廢矣。改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陞辭召見。帝猶拳拳以所著文字爲問。先生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乎何有。欲去。帝畱語者久之。則以無輕用兵爲言。帝爲感動。後帝手札暴諸言者罪。獨先生無責詞。安石逐不附已者。亦每言曰。夫夫雖未知道。然忠信人也。既至官。鎮寧守嚴。意多忌。以先生自臺中出。必慢已。不爲已盡力。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靡不盡心力。事未安。必與之詳覆。遂言無不從。平反重獄。前後以十數。清河卒法不他。後中人程昉

任都水丞。橫恣取諸婦兵。治二股河。先生拒不與。請於朝。命以八百人授之。天大寒。昉虐使。衆怨憤潰歸。旦集城門下。洶洶門者以告。守畏昉。欲毋納。先生曰。逃死自歸。弗納必且亂。昉有言。願請當之。乃親往慰納。諭歸休三日。往復役。衆歡呼入。而具狀密以聞。得不復遣。後昉還奏事。過州見先生。言其而氣懾。既乃宣危言動先生。曰。清河卒潰。程中允實誘之。歸見上。必自白。同列懼以告。先生笑曰。彼爾矣。無能爲矣。昉卒憚服。不敢言河決曹村。先生方護小吳。相去者百里。帥急以告。則一夕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曰。曹村決則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塞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不集。公當率禁兵繼之。帥遂以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入城。省親。即走決隄。行視諭士卒曰。朝廷平日養爾輩。爲緩急用耳。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汝曹。當以身捍之。衆並感奮。時好議論者。以爲水橫流。勢不可復塞。徒勞入。先生命善汨者。銜細繩。絕決口。以濟達者百。一卒引大索以濟。並兩岸興築。窮晝夜。竟數口而合。合之日。有大木自中流下。先生謂衆曰。脫巨木橫流入口者。濟矣。語未卒。木橫。衆以爲至誠所感。後橫村下復決。久不塞。而數路困擾。始頌言先生之爲功。郊祀霽恩。先生曰。



吾罪滌矣。求監局便養。得監洛河竹木務。言者以先生未嘗敘年勞。得改太常丞。自先生去國。神宗終念之。修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顥可用。執政不對。有自洛入對者。問程顥在彼否。對曰。在。連言佳士佳士。其後以星變應詔。疏朝政極切。帝手批差知扶溝縣。數月。右府薦除武學判官。論者言其學術迂闊。趨向辟異。新法初。曾為異論。罷還扶溝。扶溝地卑。數苦水。又俗惡多盜。先生為治。一主於敦寬。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治生。同行舟覆。輒攘以自給。不聽者焚舟為恣睢。先生至。捕得一。人。令引其曹數十人。不根治。獨分地處之。令挽舟為義。

且察諸為暴者。自是邑境晏然。畿稅重。朝廷歲蠲除篤。恩而良民。憚督責。業先輸。所貸獨逋。負適獎頑。先生科其前未輸者。輸如令。蠲不濫。而惠澤始均。先生在邑。常權其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且稿。教人掘井以溉。掘一井。度不過數工。而灌者數畝。闔境賴焉。內都知王中正。奉命閤保甲。所至盛供。張悅之。立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是。且法外取民。法所禁也。不聽。而中正內自却。數往來境上。不入也。朝廷遣使括官地。民田當沒者。凡千頃。往往持累世券。以自明。皆不省。諸邑已定。先生為扶溝。力請。有旨不加稅。聽賣易如私田。民被

追呼父。皆請服。生不聽。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之寬。而不知後日且增租奪田。將失業無以生。爲使者力言。仁恕之德。廣其意。其人感動。舍之去。坐鄰邑盜擊縣獄。而逸。罷官。邑人聞先生見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數千人。不能得。去之日。老稚攀號。挽留者不絕。而括田官復至。大悖放。曰。程中允已去。若何恃而不自實。而民地俱入官。蓋一時督責苛峻。類如此。先是先生以邑多水患。爲經畫溝洫。有端午興工而去。太息曰。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饒歲免於死亡。飽食逸日。有禮義之訓。然後盡以扶溝之地。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不及也。爲經

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令後之人。知其利庶。其有或繼之者。今則已矣。吾與訟學較。聚邑人子弟教之。亦遂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廢興。係焉。不謂命與。然知其當爲而不爲。獨諉之曰。命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復以親老求監局。得監汝州酒。淪屈卑冗。而處之恪勤。曰。執事安得不敬。神宗崩。遺詔至洛。先生感先帝知。念終無以報也。涕滂然下。聞司馬君實。呂晦叔相矣。曰。二公當與元豐大臣同更化。與時宜之可也。若先分黨與。必且爲他日之憂。蓋遠慮如此。元祐初。以司馬呂薦。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年五十四。先生雖小

官天下咸以其進退卜世隆汙卒之日無識不識皆流涕門人弟子各即所見爲文推稱尊美雖言人人殊至以爲孟子而後傳聖人之道者一人則如出一口也先生自十五六時以大中公命從周元公受學元公日指掌與語遂渙然於理性命之體嘗自言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遂厭科舉之業專於道已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而克養有道必詣極其所止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清而中通視其色其接人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曾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淵澗乎如滄溟之無際而豈弟多恕平易易知無賢不肖咸使其款曲自盡而從容誘掖咸獲其益如羣飲於河管克其量也故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諸凡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即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阻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嘗不歎息推服以之爲有道君子也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志苟

可行。不輕潔乎去就。義苟可安。雖小官不屑去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之治。至與天地同流。中至於禮樂制度。行師戰陣之法。皆講究其極。下至夷狄情狀。山川險易。防戍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而自牧之虛。則才周萬物。不以之自多。學際三才。不以之自滿。行貫神明。未嘗以之自異也。其爲政。以仁愛爲本。悅安強教。出於至誠。興利除害。所欲必得。治惡以寬。處煩而裕。御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所至。愛民如子。民愛戴之如父母。去愈久而民思。當新法繁密時。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而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而事晏然。以時定也。其時使者欲法行。競嚴急責辦。而待先生。率以寬。故先生所爲科條法度。可效而爲也。至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平居氣象清越。灑然如在事外。及遇事。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能堪。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御蓋。所巡行。衆莫測其至而至。既至則勞來甚恩。人爭爲致力。居洛十餘年。與弟頤講學於家。化行鄉黨。族大。食指衆。菽粟不繼。而事親養志。曲盡其歡心。中外幼孤無託者。皆小大收養。雖久幽之操。其堅如石。而朝廷中外一物不得所。念

之如疾痛在已。未嘗一息忘。雖窮居抑鬱。而胸中之氣  
 冲如也。其為教。自致知以至於知止。誠意以至於平天  
 下。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以  
 至於窮理盡性。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循循有序。  
 而約之以忠信為主本。至其一天人窮物理。包涵廣大。  
 經綜微密。扣之無窮。出之愈新。雖去聖人千有餘歲。而  
 發其關鍵。辯其階序。洞其室奧。俾學者曉然循之。可從  
 而入也。故及門之士。皆深造自得。無求於外。所至士大  
 夫。多信從受學。未仕者忘饒寒。已仕者忘爵祿。魯重者  
 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愿者有立志。愈久而莫能去。

往來過洛者。造其門。虛往實歸。未有不歛衽而誠服者

也。關中張子厚。視先生本外兄弟之子。而虚心求益。懇

懇如不及。始嘗患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以書質

於先生。先生答之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

無內外。俾然一體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

有外也。立已與物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其當在外時。何者

為在內。可恍然悟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

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知一本乃能化而齊。故知止而

後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

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天不變。以普物無心。為其常。人一

天以順事無情。為其常。故知常曰

明乃知天。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內不見物，物

來而順應。來無所迎，去無所將，太公順易曰：貞吉悔亡。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與以心則有心，咸危故憧憧苟規規於外誘之

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

窮不可得而除也。此謂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

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有我曰自私，執我自私則不

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痛透今

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心如

鑑空何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無行其庭，不見其人。無

孟子亦曰：所惡於智，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

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

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妍媸在彼，我何與聖人之喜以

物之當喜，其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

而繫於物也。順事無情，故廓然則是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

以從外者為非，而以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

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認已為已，正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心莫危第能於怒

時遽忘其怒。不著而觀理之是非。一聽之於理，凡情用

過物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學

時先生年僅二十有八，而邃詣洞解已如此。從無極翁

指掌中來

其後子厚學成德尊。頗秘之。不多以語人。曰。學者雖復多聞。不務蓄德。祇益口耳。無為也。先生開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今必如孔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惟當隨其資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令各有造。而堯舜之道。庶可及明也。子厚唯唯。於是關中之學。與洛人並。歷數世不衰。先生之學。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繇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志。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者也。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

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而不自覺。是皆正路之荃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辯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太師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表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

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而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餘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淳祐初。謚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充生子三人。端懿。端懋。端本。端懿。蔡州汝陽。而方厚。淳英之氣溢然。授之詩。未三四。過已成誦。父復不忘。坐立必莊。不妄瞻視。孝友信讓之性。出於自然。與人言温然。心有所許。後雖百誘迫之。終不復移也。生五年。而人不見其喜怒好惡。既天。純公誌其墓曰。動靜者陰陽之本。况五氣交運。益參差而不齊。有生之類。宜雜操者衆。而精一者間。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不能長。天理然矣。吾何言哉。嗚呼。可謂以天自處者矣。

弟正公願。字正叔。切高朗有

大志。年十四五。與純公受學於春陵。道既通。年十八。即伏闕上書。勸仁宗以正道為心。生民為念。願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其自陳曰。臣所學。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為性。賢者反之為賢。堯舜用之為堯舜。仲尼述之為仲尼。其道至大。其行之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繇之。自秦下衰。學之者衆。而得者寡矣。古之得此者。其道大成。不肯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已。高自標許。如此。乞召對。不報。已遊太學。時安



定先生胡瑗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先生著論言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果何學與。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神發智矣。外物觸其情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學先明諸心知所往而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不貳過。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其未至

於聖人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越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蓋一本師說而學主於知性盡心。胡先生得之。則大驚。延與論學。大稱善。即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者。正獻公公著子也。遊太學。與先生隣齋。說之。會事以師禮。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衆。舉進士不第。遂不復就試。以明道淑人爲已任。熙豐間累薦不起。哲宗初。門下侍郎司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西京畱守韓絳。各疏其行義於朝。召赴闕。除秘書省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有故事。今臣未得見。未

敢祗命。於是得召對。稱宣仁太后旨。立以爲崇政殿說書。於是先生念以爲天子春秋富。當豫養成德。爲宗社生靈計。事無急於此。遂疏經筵三事以上。其一言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善。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以守成而致盛治。今上富於春秋。宜妙選賢德。備勸講。講讀罷。留一人直日。夜直宿。陳說道義。令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言古之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其德義。保其身體。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今上富於春秋。奢儉惟所習。左右祗應宮奄。宜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以充服御器用。必皆質朴。諸竒邪盡屏。而令祗應伺皇帝起居動息。以語經筵官。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切於此。其三言人主處崇高之任。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禹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鮮不驕肆爲蒲假。此自古同患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爲首。自古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臣竊聞經筵。臣僚侍者

皆坐。而講官獨立於禮爲悖。乞聽令坐講。以養主上尊  
儒重道之心。且曰。若言可行行之。如不可行。願聽其辭。  
太后嘉納。故事。暑月輟講。又疏言。前古輔養人主之道。  
必使跬步不離正人。以薰陶成就。非徒涉書史。通古今  
而已也。如令涉書史。通古今而止。則能文官人。可備勸  
講。知書內侍。可充輔導。又烏用張官設職。精求賢德爲  
哉。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已少。又自四月至于八  
月。咸以暑罷廢。非古人旦夕承弼。出入起居之意。請令  
講官以六參日。得上殿。問起居。從容納誨。如初秋。即令  
講官輪日入侍。先生每進講。必宿齋。豫戒冀感動上心。  
而講讀官以祿薄。例得兼他職。差判登聞鼓院。先生曰。  
古人以蒲盧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紛紜  
於訴訟。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以頰舌感之。不已淺  
乎。辭不受。所論說。常於文義外。反覆推明。務歸於啓沃。  
帝在宮中行。漱水避蟻。聞之。因請曰。有諸。帝曰。然。先生  
曰。此惻隱之心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一日講罷。  
未退。帝偶起。憑檻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  
故摧折。一日所講書。有帝藩邸媿名。中人以黃覆之。講  
畢。以問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  
心生爾。請自今舊名媿名。勿復避。神考大喪未三年。自

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遷流。上慕思彌切。請改賀  
爲慰。及除器。有司請張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器即吉。因  
事用樂而可矣。今特設。是喜之也。非古人不得已除器  
之意。諸以德禮匡輔類如此。先生謂司馬公言。筵中得  
范淳夫爲善也。溫公曰。淳夫今修史。進用有階矣。先生  
曰。非謂然也。願自度少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  
可開陳是非悟主心。除侍講。其急就君德。欲以仁賢衆  
輔。又如此。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  
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諭以少休。不去。而先生入侍。容  
色甚莊。或問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善。先生曰。潞

公四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勸講。不  
敢不自重也。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覘知之。  
俾戶曹特給郊廟需。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願起早  
萊被。召再辭職不獲。乃受命。願爲妻求封乎。一時人士  
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爲己任。持正格事議  
論褒貶無顧避。大臣滋不悅。而翰林學士蘇軾以文章  
名世。好狎侮。見先生端嚴。以爲不近人情者。僞也。疾惡  
之。於是黨論起。而先生去國。差管西京國子監。語具帝  
紀中。以大中公憂去官。服除。除直秘閣。仍判西京國子  
監。辭監察御史董敦逸糾其疏有怨望輕躁語。罷奉祠。

紹聖中。黨禍作。於歸田。尋編管涪州。謝良佐曰。聞之是行也。乃族子公孫。與門人邢恕爲之耳。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元符末。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先生欲引疾。既而就職。尹焞不可。先生曰。上初即位。被大恩。不如是何以承德意。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爾。崇寧中。言者論其因姦黨薦得官。雖嘗正罪罰。而敘復過優。今復著書毀朝政。有旨追毀出身文字。所在監司覺察。所著書。於是先生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大觀二年卒于

家年七十有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要於今日用。先生氣已微。張日曰。道要用便。不是言訖而逝。先生天性端嚴。學造純慤。自知自信。中立不倚。始甚愛表記中。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守爲學要。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從幼而然。以爲顏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成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

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其修身行法。莊重有體。規矩準繩。肅如也。忠誠動於鄉里。孝友顯於家庭。辭受取舍。非其道義。一介不取。與千駟萬鍾。不顧也。

先生感昭陵葬時。以巨木架不爲之。屋計必朽壞。太皇太后。祔爲富鄭公。作奏請更之。富公遲回未上。詆以爲忘忠孝。餽之不受也。先生與韓持國善。約韓年八十造焉。如期往。韓早晚侍體貌加敬。一日韓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爲贈。有黃金藥牒一。重二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爾試從容道吾意。彬叔如所誠。啓之。諾

朝遂行。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正謂此爾。再三謝過而別。

太都純公德性冲純。規

模廣闊。正公氣質剛方。文理密察。至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扶持大中。公知漢州。投僧舍宿。純公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正公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正公歎以爲正。唯願不及家兄處也。與學者語未合。純公曰。更好商量。正公則直謂不然。純公言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若接引後學。隨材成就。則予不敢多讓。正公言兄平生不相疑。臨終過西郊。却相疑。不相疑示信也。正公任。故信以安之。臨終知薰陶動變之益。日遠已。故相疑以啓其未信。然正公自涪陵歸。恭而安。樂天知命。漸於化。觀入涪

對垂沒語可覩矣。其於易。因理明象。而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隨時變易。以從道於春秋。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答顏子爲邦之問。其旨也。其大義數十。皎如日星。乃易見。其微辭奧義。時措時宜者。爲難知。皆得夫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爲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於諸經語。孟則發明其微旨。使人曉然於入德之要求。仁之方。其傳春秋。至隱桓而止。中輟乎。抑所謂大義數十者。具見隱桓間。可類推乎。晚獨留意於易。易傳成。未嘗輕示人。張閔中請之。正公曰。自量精力未衰。覲少進爾。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比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它諸語類。乃門人各記其所見。聞答問語爲書。正公存時。多有之。焞以質諸正公。正公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某心。所記者。直以彼其意臆之耳。於是焞以爲先生平生深心。盡於易。求先生之學者。求易傳足矣。它語類毋讀可也。然學者掇拾傳誦。相道說不廢。又益蕪冗。朱文公喜。始取其家舊藏精善本。益訪求善本。得二十有五篇。篇皆因其舊。而以所得之歲月先後次之。曰程氏遺書。以正公嘗言語錄。惟李籲得其意。不拘言詞無錯。編者爲之。首次呂與叔東見錄。謝顯道游定夫。蘇季明。劉質夫之倫。所錄又次焉。其

諸家割製補綴。不可識別者。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行。其二先生所爲經說。及文集具較刻。而程氏書大完。易傳自成書。與甚。世遵用。不著。春秋傳序精深博大。具經籍志中。遺書本出門人記錄。視記者所得淺深。爲所錄高下。又恐文其辭失意也。雜以其時方言出之。墮而入於俚。然微言。深言。質言。亦賴以有存。今具次如左。淳祐初。賜諡正公。封伊陽伯。從視其遺書曰。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己之誠意。若只是修飾言辭爲

心。則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是乃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即講習實學也。道之浩浩。

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直指當下。正叔先生曰。

治經實學也。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謂不自得也。苟不自得。則雖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



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李端伯師說。

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

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天人

更不分別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來，可謂盡矣。故

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

可掩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故人道信，唯在忠信。形而上

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音與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渾然

體，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天地間非獨人為

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但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爾，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要在不天地生一世人

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所以不能

大治。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

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

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義理與客

氣相交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

所得漸多，自然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籲

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

程門學者多實。今學者靜時尚能。子曰。古之人耳之於

道。操存遇事則肆而馳。豈有此問。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凡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

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又

則自熟。敬以直白。是涵養意。敬其直也。觀此可知。程

工夫。呂正叔常患思慮多不能驅除。子曰。此正如破屋

中禦寇。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

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以

水置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

入。故主一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人以料事為明。

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入微古人見道分明。故語

斯之未能信。王彥霖謂人為善須是他自肯。方有所

得。亦難強。子曰。人須是自為善。然又不可為如此。却都

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呂云。雖中人

師指引而成者矣。雖上智之資。有以燕友蠱惑而廢者矣。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

性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剛柔得中為善。失中然不是

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善其本然。惡有自幼而

善者。有自幼而惡者。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

不可不謂之性。性故益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天命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已落氣稟故孟子之言

性善。所謂繼之者善也。猶水流下也。直指皆水也。有流

至海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却只是元初水。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書水曰潤下。禮人生而靜。天之性。故此程孟以水之下水之清為性善之喻。此

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印。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忿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加懼。

先生與王介甫論道曰。公談道如

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如此如此。極是分明。某則蠢愚。不能如此。直入塔中尋相輪。辛勤登攀。邈迤而上。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言。然某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呂云。相輪之言。直而禰心者。不怒。忠信之感也。

伯淳與吳師理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理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必有益於我也。

伯淳先生言。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簡。不

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又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猶是二物相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人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罣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呂與叔東見錄。此聖者自言分量上。事至廣大。至精微。須觀體實際。切忌冒。

認著纖毫見解不得。著見即病也。莫如存習存習。惟是誠敬。故周誠程敬。

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

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大德曰生。生德曰仁。釋氏曰无生。發端處便別。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萬物一體。生生之謂易。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不可道他

物不與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若能放這箇身子。公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大小大快活。此謂克已復禮 知天理底意思。

誠只是誠此。敬只是敬此。非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天理云者。只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他元無少欠。百爾具備。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如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都只是天理合當如此。人幾時與得。

與便是私意。益善則理當好。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當惡。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為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為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錯。曷有毫髮厠於其間哉。只是一箇義之與比。以天為主。不與

以心 真知與常知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眾莫不驚。獨田夫色動異於眾。夫虎能傷人。雖三尺童子莫不知。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為不善。只是未嘗真知。若真知決不為矣。這箇道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理亦不少亦

百

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不愧屋漏。是持養氣象。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

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

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又於中發浩思無邪。無不敬。

只此二語。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不敬不正也。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

語。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一

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

即一歲之運。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心火也。箸音灼些天

地間火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箸些天地間風氣乘

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臟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

便是木。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

有一箇去就決斷底道理。便是義。便是秋底氣象。推之

四端皆然。又箸箇甚安排得。此箇道理。凡有血氣之類

皆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惟

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所以為三才。天地人本一物。

地亦天也。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為上。

地為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志道懇切。固是誠意。

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

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可知。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  
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  
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欲知得與不得。於心  
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  
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  
此因學道。思慮致心虛者。曰。人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  
來。聖賢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有因學而致心疾者。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  
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  
者。此則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

然持之太甚。則是必有事焉。而正心也。亦須且恁地去。  
如此者。只是德孤。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  
名事業。甚如閑。視世之爲仁義者。甚如煦子子。如匹夫  
匹婦之爲諒。其自視亦天來大事。處以此理。曾何足論。  
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何緣仰高鑽堅。  
在前在後。竭吾才。又見其卓爾。人於天理昏者。只爲  
嗜欲亂著。音灼。佗。莊子言嗜欲深者。天機淺。若非一本。  
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良知良能。皆無  
所繇。乃出於天。不繫於人。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

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汎濫無功。鄭  
 戩作縣。定民陳氏為里正。既暮。有姓陳人乞分。居戩立  
 答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者。既而察之。乞分  
 居者。非定里正者也。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母不  
 能知。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  
 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謬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  
 遠。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  
 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故聖人之志。  
 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賢者惟知義而  
 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知命之不可求。故  
 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聖一天樂  
天知命

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凡學

之雜者。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家藏良金。不索外  
 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看。斟酌去取。古今恐未  
 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與叔  
 所問。今日不應有疑。而疑者。蓋為昔日亦嘗有雜學。今  
 日所進。又有相似處。因遂疑。養氣為有助。益為前日思  
 慮紛擾。非義理。又非事實。懲此為病。故要得虛靜。其極  
 欲得如槁木死灰。又却不是。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  
 不遺。幾時要如死灰。所貴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



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於何處有事。敬以直內。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君實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謂可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今若此。幾何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念一中字。又是為中所縛。中有何形象。如何念得。只是於名言中揀得一箇好字來。却不如與一串數珠之為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為主。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飲酒不可使醉。不及亂者。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洽淡而已可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此與敬以直內同。謂敬為和樂。則不可。然敬則自然和樂。人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即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是無義無命也。讀坐忘論曰。是坐馳也。伯淳在長安倉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心越把捉。箸越不定。看得不一。只是心生。說合天人。已是為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言贊化育。已是離天人而言之。今日雜信神怪異說者。只是

百史上編 卷之六十六

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恐人之入於禽獸也。故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斷例則始見法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故曰。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而著明。凡立言欲含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天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則誠也。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

言因事發明。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天地間無適非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往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毀人倫。去四大。於道也遠矣。間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然要使誠意交通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之矣。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於我無自辱矣。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孔子自謂

不能辭命。使學者務本如已。○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此下諸人雜紀錯取之成編故不復識別

聖人修己以敬以安。人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

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

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繇此出。以此事天饗

帝。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

下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雖公天下事。

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

不已。純則無貳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訂頑立心。

便可上達天德。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

便是廢天職。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大圭黃鍾。全冲和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解意一

生。便是自棄。咸九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

也。百官萬務。金鼓百萬之衆。飲水曲肱。皆樂在其中。

萬變在人。其實無一事。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

知。凝然不動。是聖人。齋戒以神明其德。舉大傳語不

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理。則所勝同化。舉內經語心

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豫知。只是佗不著別事。雜

亂兼無昏氣。人雖睡著。其知識各完。只人與喚覺便

自覺故先覺覺後覺非分我所有以予之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

中却有至憂。不為境轉誠然後能敬未及誠却須敬而後

能誠。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不愧屋漏則心安

而體舒。藁鞞大羹鸞刀須用誠相副。不能動人只

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

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把提得地分定。

做事直是不得放過。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靜後

見天地萬物自然皆有春意觀天地生物氣象。玩心

神明上下同流。復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

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惟與

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同流。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

佗本不是惡。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

後此顏子真知聖人之道而善形容處。不見其大便

大。不學便老而衰。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

猶古今。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去健羨意義之與

此。心要在腔子裏。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

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日不遠而

已。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人當審已如  
何。不必恤浮議。恤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以應卒處事。

事往往急便壞了。息止也。生也。止便生。不止則不

生。鉛鐵性殊。點化為金。則不辨鉛鐵之性。惟上智

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為聖為狂。在念不念。為進退

耳。成已須是仁。推成已之道。以成物便是智。邪說

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彝。然亦惡亂人之心。經所以

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制器而不適用。

奚益哉。愚者指東為東。指西為西。隨所見而已。知者

知東不必為東。知西不必為西。唯聖人明於定分。須以

東為東。以西為西。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

難。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蹇便有處蹇之

道。困便有處困之道。道無時不行。職事不可以巧勉。

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明友講習。雖過說無害。麗澤允

有互相滋益處。思無邪者誠也。默而識之。乃所謂

學也。惟顏子能之。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

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正其義。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舉董生語膽欲大而心欲小。志

欲圓而行欲方。孫思邈語正叔謂君子所見大。小人所見

小。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慮及萬世。

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性靜者。可以爲學。思慮不得至苦。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有之矣。惟情欲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間得之。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以上通記二先生語而稱純公語。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詩書只說帝與天。最多。切脈最可體仁。觀雞雛曰。此可觀仁。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學者如登山。平處孰不濶步。到峻處便逡巡。每學

者進語有契。必曰更須勉力。重擔子。須硬脊梁。漢方

擔得。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口將言

而囁嚅。傲甚。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須是聽其

言也。厲。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人。佗山之石。可以攻

玉。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明道先生寫字時甚

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學。須要就事上學。然有所知

後。方能如此。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大過。一行

豈所以名聖人。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堯舜事業。自

堯舜視之。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或疑伊尹

出處合於孔子。何以不得為聖之時。曰終是任的意思。在。子路亦百世之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却辨不得。讀舜發於畎畝之中章。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學射者互相點簡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某願為太平之民。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溼。舉起云此便是天地升降道理。一日見大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息之義。伯淳善談詩。他又不曾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

撥。他念過吟哦上下便教人省悟。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今人學詩將章句橫在肚裏。怎生得脫。莫道章句便將堯舜橫在肚裏也不得。問何如斯可謂人恕心。

先生曰克拓得去為恕心。如何是克拓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克拓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不可不知醫。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天

德也。劉質夫錄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毋不

敬可以對越上帝。天地之正氣。蒸作肅。祖考來格。

惟至誠為有感必通。學在誠知誠養。敬勝百邪。

人心不得有所繫。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也。心無遠近。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顏子之有不善。猶有已焉。無我則聖人矣。顏子之於聖人。未達一間耳。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以應。何遷之有。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讀大玄中首日。中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日。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太息之曰。楊子雲之學。已嘗至此地位。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無方也。中者。天下之大本。天也。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學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義也。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克勤小物。最



難。當大任須是篤實。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只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於已力哉。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不可也。識變知化為難。古今異宜。不惟人有所不便。至風氣亦自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亦在謹獨。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

言仁在其中。學若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凡人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良止也。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曰。止知止乎。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禮有理有文。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所生。儉自實所出。故林放問禮之本。子曰。禮與奢也。寧儉。儉近本也。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易畢竟是箇甚。又指而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其示人至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得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於此深思。當自得之。在帝左右。帝指何帝。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是二本也。言體天地之化。已是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只心便是天。盡心便知性。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也。如此則亦無始亦無終。亦無因甚有亦無因甚無。亦無有處有亦無無處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神無速亦無至。須着如此言者形容之也。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舞足蹈。自仁祖來。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其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意。苟如是。則是尚有私意在。却不干朝廷事理。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德薄無以感動天意。以今日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青苗且放過。又何妨。然據今日許大氣艷。當時欲以一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塞孟津也。據當時事勢。遂至今日。豈不是命。正獻公既薦常秩。秩後改節。公

悔之子曰。願侍郎寧自受人欺。不可因此替好賢之心。

公敬納焉。王佐之言伯淳先生曉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

為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性來換了。箒道即性也。

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

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即當直而行之。

若小有污壞。即當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

者。蓋謂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

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謂合當如此故常簡

易明白而易行。孔子之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

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能默識。其他未免疑

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至明白矣。禪也。非是未見得。蓋實是無別去處。說理無二。故也。先生論克已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克已復禮。乃所以爲道也。克已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若不克已復禮。何以體道。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真無假。曰。只是者爲真。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乎。曰。若有則豈不信。蓋必有生知者焉。吾未之見也。凡云爲學者。皆爲此。

以下論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有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便是至言。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所謂存三守一。先生曰。其要只在收放心。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後世遂有土崩之勢。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蓋古者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却似一箇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及要壞亦卒壞不得。

若一壞則洶湧亦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却闕。此中國之福也。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疎曠。前古未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闕外事一一皆從中覆。皆受廟算。上下相徇。安得不如此。君子任事須成敗。繇已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禍福生死利害皆繇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他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為利。祿為功名。繇今之舉。便使得八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

君子耻之。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終出於事為浮

氣。幾何而不盡。雍置帥內郡養耕外郡禦守。為西

事言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

無緣做得。孟子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

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便不仁不孝也。

孟子論王道便實。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若西

銘則原道宗祖也。司馬溫公辭樞副。呂申公亦以新

法論不合罷歸。天下歸重。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乞在

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溫公在洛。人以出處為二

公優劣。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

不得不退處。如此而後可 溫公作中庸解。不曉處闕

之。或以謂明道。明道曰。闕甚處。曰。如強哉矯之類。明道

莞然曰。繇自得在。將謂從天命之謂性處闕却。戲從其規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堯夫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

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粗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

子與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

便道理出來。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於從

政乎何有。以上純公語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這裏論甚

大與小。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顯謝

道錄 入道莫如敬。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

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

得的。不可惡也。忘敬而後無不敬。疑病者。事未至

時。先有疑端在。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皆心病也。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橋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出

入見林木之佳。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

有一事。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

馳。有忘之心。乃思也。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

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久必萌生矣。見一

學者。忙迫問之。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

事曷嘗似賢急迫。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處事不精。皆繇養不完固。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習為悔。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洽淪肌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理義。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其悅。豈能養心。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學者有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須絕聖棄智。有患思慮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

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敬之事也。但如此涵養。又之自然。天理明。涵養吾一。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人惡多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何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學者患心事紛亂。不能寧靜。此天下公病。學者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嚴威儼恪。非敬之道。

但致敬須自此入。問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曰。只主於敬。便是爲善。信而後諫。唯能信。便發得人志。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烏能如是。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只看所以然者如何。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忠恕所以公平。造德自

忠恕。其致則公平。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問剛毅木訥。何以近仁。曰。只爲輕浮。巧利於仁甚遠。

民合而聽之。則公。公則同。同即是天心。解義理若

一向靠書冊。何繇得居安資深。不惟自失。兼以誤人。

說書必非古意。學者須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有得。

今日說盡。豈不使人薄。如漢時下帷講誦。猶未必說

書。古之學者。優游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

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

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



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修養至於引年。爲國至於祈天永命。常人至於爲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更有甚事。問心有限量否。曰。人限以形氣。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則知天。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只是一箇。苟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除是性外有物始得。觀他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涵養須用敬。進學

則在致知。問學何以至有覺悟處。曰。莫先致思。致思如掘井。初有濁水。久後稍引得清的出來。能致思。則日明。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貴於學矣。問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也。若志勝氣時。便不可易。如曾子易簣之際。氣微可知。只志定。故雖死生動佗不得。蓋有一絲毫氣。則志猶在也。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

不慢。可否。曰安有外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  
中來緱氏。閒居中。某每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  
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近則難久也。聖  
賢無夢。只有兆朕。方形於夢。人夢寐間。可以卜自家所  
學淺深。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  
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爲名與爲利。雖清濁  
不同。然其利心則一。凡爲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  
無意於名。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只言君子患無  
善可稱。當汲汲爲善。非使人求名也。申申天天。此弟  
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爲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

今人不怠情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着此四字不得。怠  
情放肆時亦着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  
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  
爲中。推此類可見。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在盛寒而  
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時  
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禹  
稷時非中矣。今人不會讀書。如未讀詩。授以政。不達。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  
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始是

讀詩。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心。但戕賊之以滅其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克之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學者讀論語。將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若能於論語。孟子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就。甚生氣質。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類。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先生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年七十二。較筋骨如盛年。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

耶子默然。久之。口吾以忘生。狗欲爲深耻。自得者所守固。自信者所行不疑。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繇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燥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志旣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學有無思。無慮。

而得者乃深思而得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自以為得者誤矣。入微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卷已。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

進也。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日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其所造者極也。見攝生而問長生。見

下者而問吉凶惑也。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或問陰陽不測之謂神。子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

問。寬問伊川謂永叔何如。尹子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曰汝輩且學他長處。

論曰。至哉元公之於易也。以太極二五備神明之容。以

誠神幾妙性情之德。而學焉者。日乾乾不息於誠。損脩

益裕。蒙初艮終。亶亶也。斯於天人。不深際竟。詣也。與哉。乃純公清和具體。誠敬不離其心。以圓神方知易貢者。

日洗其心。坦然於日用。於帝明陟降左右矣。正公弘毅。八性又淵源所漸者最深。屹為世儒宗。言質奧可服踐。

即大未化。抑恭而安。微三大儒將聖不絕德乎。純公言。之曰質羨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直與天地同體。其次

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諒矣。

其至限一積矣

之百...

...

...

...

公青味具豔端施不摘其心以圓輒衣賦其貢昔

益蘇慕所身絲疊疊也淇然天人不新烈竟請出與若

婚標幾收卦書之辭而學焉昔日萍萍不息然端飾新

